

12

吳

琛著

寒夜曲



永祥印書館印行

文學新刊

范泉主編

寒
夜
曲

吳
琛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再版

版權
不准
翻印
所
有

寒 夜 曲

吳 琛 著

發行人 陳安鎮

發行所 永祥印書館

上海福州路三八〇號

印刷者 永祥印書館第一廠
上海陝西路二三八號

范 泉 主 編
文 學 新 刊
每 集 六 冊

第一集

迷 霧 司徒宗
春 情 曲 歐陽翠
綠 的 北 國 范 泉
庸 園 集 孔 另 境
子 夜 吳 天
嫦 娥 顧 仲 彝

第二集

淚 花 范 泉
昨 日 司徒宗
銀 字 集 趙 景 深
世 紀 的 孩 子 朱 維 基
紅 樓 夢 吳 天
衣 冠 禽 獸 顧 仲 彝

第三集

文 憑 茅 盾
朝 鮮 風 景 范 泉
任 鈞 詩 選 任 鈞
寒 夜 曲 吳 琛
蝴 蝶 夫 人 方 君 逸
大 地 之 愛 顧 仲 彝

本書實價

元

寒 夜 曲

全劇人物

芸香

阿桂

林惠敏

劉若蘭

林惠卿

梁素英

應金耕

林母

梁世英

劉晚洲

(2)

同 村 村 劉
學 婦 夫 升

〔3〕

序幕

人：

老嫗

男鬼影

女鬼影

時：

近代——比第三幕後一年

景：

見第三幕

幕緩慢啓——

在靜穆中。

舞台上黑黝黝地不透一點亮光，也沒有有一點聲音。

彷彿有一陣陰沉的冷風吹來，遠處也隱隱的閃着幾朵燐火。靜靜地，有一絲兒聲音。像野鬼的幾句低語，似孤魂的幾聲輕訴。

極遠的遠處隱隱傳來幾下幽鬱的鐘聲和陰沉的皮鼓。

遠遠地有一點亮光閃動。

一陣陣冷風吹來，令人毛骨悚然。

閃動的光漸漸滾近，高起來，漸漸又低下去。忽然不見。

一陣陣的風淒厲的吹，吹得樹枝索索亂響。

亮光又在閃動着，漸高也漸漸近來。使人可以隱約的看到一個瘦長的黑影，拿着一盞半明半暗的燈籠站在一個高處不動。

有一圈淡綠的光集中在這黑影的身上。我們才可以看清楚：是一個年老的女人，全身穿着黑而寬大的長衣，花白的長髮零亂披散在肩上。她瘦削而蒼白的臉色，在這點綠的燈光下更顯得陰沉可怕。她一動不動地站在一座小石橋上。兩個直瞪瞪的眼，一張兩角向下灣的嘴，像永遠在探索什麼。她時而極度的緊張，時而在極度的緊張後呈着反常的鬆弛。她全身的肌肉不斷地攣拘着。她的多紋的嘴唇顫巍巍地，像欲說什麼，也許是在喃喃地唸着什麼，但誰也聽不見。

她偶而把燈舉得高高地照了照四週，然而也不見得有什麼目的。她疲勞的腳步慢慢的走下小橋，向舞台

的左中走來。

突然，她看見了一個鬼影，沙啞的嗓子叫了一聲，顫慄地退回去，踏不着石級絆倒在橋頭。

風吹，鬼啾，遠處的鐘鼓沉鬱地敲。

她慢慢的爬了起來，幸喜燈籠還不會滅掉，她慢慢的摸着橋欄杆。她拿燈在四週照一下，照着了小河；又照着一對新築的坟墓，她走到坟前，照着墓碑上隱約的幾個大字是：林惠卿劉若蘭夫婦之墓。她對着這光禿的新塚前的碑墓發呆。她臉上的肌肉蠕動，顫動的嘴在懺悔。她沙啞的嗓音發不出一點聲響。她流下了兩行清淚。

一千百萬個悔恨在她心頭啃咬，她對這世界沒有什麼留戀。她慢慢的爬，爬上了石橋的欄杆，她坐在欄杆上，雙腳伸向河的中心。這樣很簡單，祇須把身體一伸，整個兒就可以墮下去。

但她坐在那裏不動，呆呆的對着河流出神。突然又是幾聲鬼啾，她拿燈照了一下四周。漸漸地起了一陣怪異的聲響。風颯颯的吹着。分明有兩個鬼影從坟墓的後面起來，漸漸地向她進迫，她無路可走了，恐怖地一聲刺耳的嘶叫，燈滅了，祇聽得一片轟動的水響。

燈光全滅。

原书空白页

〔 7 〕

人：

芸 香
林 惠 敏
劉 若 蘭
林 惠 卿
梁 素 英
林 母
同 學
應 金 耕
阿 桂
劉 升

第 一 幕

時：

現代——一九四〇年前後。

一個晴朗的早晨，暮春天氣，正是桃花快落的時候。

地：

江南一個古老的城池。

景：

杜家客廳前的一個庭院。

舞台的正中後是上客廳的台階，欄杆和走廊。客廳的門緊閉着，透過短欄，我們祇看見一帶紫鬱的落地格扇。舞台的前部便是庭院的整體。

庭院與房屋都顯得有點蒼老鬱舊。但因為建造時的樸實堅固，雖經過了相當的年代，看去仍還堅實。而況這家新近辦過一次喜事，會稍予修葺整理。然而有一點，無論怎麼樣這房子却老顯得空寂冷寞。

院子裏很簡單，兩棵高大的梧桐長着密密的葉子伸到屋尖上，幾枝千瓣桃已凋謝得剩下幾點零落的殘紅。此外，還疏疏地安放着幾級頑石以做休憩時的座處。

雖然是滿好太陽的清晨，但陽光給高牆擋去了一半，無論是小廳裏或院子裏，給人的感覺還是空漠和沉鬱。

幕啓——

芸香，是劉着蘭陪嫁到林家來的丫頭。年約十五六歲，胖胖的身材，圓圓的臉，並不頂聰敏，可是你一見準會喜歡她，因為她有的是一顆天真而純潔的心，即使她的言語舉動幼稚得使你發笑，你也會給她那一股無^謂真實的心把你的笑意堵住。

阿桂，林家一個當差的。近四十歲，光頭，大耳，厚嘴唇。為人忠厚溫實。一急了，說話有點結結巴巴。自己知道短處，平常時候每天除做了他的粗生活，不大愛管人家的賬，也不大愛說話。

這時候阿桂拿着一把長掃帚掃除走廊上的垃圾。芸香拿着一對小花瓶在揩抹，兩束花放在石級上，嘴裏自由自在的哼着不成腔的曲，

芸香 阿桂伯，您還沒有完！

阿桂 唔！（做得有點熱起來，把身上的一件大襖脫了下來，搭在欄杆上，自己咕噥着。）太陽一出來，就有點^熱！

芸香 今兒您得忙一下哩！

阿桂 （隨口一響）唔？爲什麼？

芸香 噢！請我們老爺來吃飯，你忘了？

阿桂 哦，那個，沒沒什麼！

芸香 您昨天去接我們小姐跟姑少爺，你看見我們老爺沒有？

阿桂 看見了！

芸香 他還好吧？他說起我沒有？

阿桂 (笑了起來，誇讚地) 我說芸香，你的良心倒好！你跟少奶奶陪嫁到這兒，還惦記着家裏老爺吶！

芸香 吶！我們老爺待下人真好吶，不像這兒老太——

阿桂 (攔阻她) 噓！(四面看一看) 你看，說着說着就不對岔！

(芸香給他一提醒，急跟着向四周看了看，裝了個鬼臉，嗽着嘴不響了。)

(阿桂已掃完走廊，走下石階頂備掃庭院。看見幾棵野草，放下掃帚去拔。)

芸香 (忽然看見阿桂在掃着落下的桃花) 噯！沒多少時桃花都落了。我們小姐見了，又得歎一陣子氣。

阿桂 歎氣少奶奶？這有什麼可歎氣的？到時候了，該落的總得落，花不落，怎麼會結結子！

芸香 我們小姐就這一點子怪呀！說起來，她又不喜歡桃花。

(裏面有人叫「芸香芸香」)

芸香 噯，小姐在這兒來了！(對阿桂) 桂伯伯，你快把這花兒掃了吧，省得回頭小姐看見了——

(芸香剛欲下，劉若蘭上。她是個剛滿月的新嫁娘，剛二十歲。微微帶圓的臉，白皙的皮膚，頰長的身材，正是嫁後的關係吧？顯得豐美。一頭輕柔的長髮，兩條並不修飾而灣長的眉毛，一雙含蓄着聰敏而熱忱的眼睛。鼻子

並不挺高爽，但配合得頗覺端正。一個常常保持微笑的嘴。從整個的面貌看來，套一句術語，是頗富於「古典美」的。她出身於書香門第，唸了幾年書之後，就一向往右於父親的「杜、陶、李、柳」耳聞目濡，也受了不少影響。說她愛李冶，魚玄機的放浪，不如說她更愛蔡文姬的哀怨。聞來也吟得詩，填得詞。自然，她曾有過一陣子「女才子」或「女詩人」的夢，這些夢，到現在為止，雖還不會給她自己的實生活完全刺破，但至少是沒過去那麼濃烈了。這在她自然是算得「痛苦」的事了。有人說她舊書讀得太多，新書唸得太少，於她許是確切的。她讀過「女誡」看過「孝經」，她對這些東西會起過一點小小的反感，但她又清楚地知道「這類東西」還是有着極大的潛勢力控制着這個社會。二十年平靜的生活使她淡然於「這類東西」的罪惡。自然，她愛名譽，愛書香門第的招牌，愛一切親戚朋友的讚美和稱頌，爲了保持她「貞淑婉順」這四個字的美德，她自自然的適應了她周圍的環境。

但是「嫁」使她在平靜的生活史上起了一點小小的波浪。新的生活的愉快壓不住新的環境給她的限制——甚致說痛苦。看吧，她是在怎樣地使自己適合於這環境，如果與她原理想差得太遠了時，她是在怎樣地撫摸着自己的創痛而壓低自己的理想。

芸香（見若蘭上，迎上一步）小姐！

阿桂（恭敬地）少奶奶！

若蘭 阿桂，你在這兒。（對芸香）姑少爺還有一件紡綢襖衣，怎麼不在小櫃子裏？

芸香 喔，我昨天忘了放進去，在那一堆洗乾的衣裳裏。

若蘭 你看你，做事又沒頭沒腦了。快去拿給姑少爺。

芸香 是啦，小姐。

若蘭 你花瓶插好了沒有？

芸香 還沒呢！

若蘭 （雖是責備，仍頗和藹宜人。）你儘撩天兒。（注意到阿桂發窘。）你去吧，臉水我已打好了，伺候完了，

回頭把帖盒兒拿來。

芸香 （並不感到不愉快，含羞的點點頭。）嗯！（很快的下去了。）

若蘭 （對桂，）老太太起身沒有？

阿桂 怕還沒，沒有吧！

若蘭 （把手中的紅帖一揚）回頭還得煩你走一趟。

阿桂 （陪一個笑臉，顯得有點傻。）有什麼事情，少奶奶儘儘管吩咐是了。

若蘭 回頭到我家去催請一聲老爺。說這兒老太太姑少爺請老爺早一點兒來，說姑少爺就得出門，

吃餐便飯，沒什麼菜也沒有什麼客人，務必請早一點來。

阿桂 是，是啦！

若蘭 記清楚了吧？

阿桂 就這幾句——記得了。

若蘭 你還有事兒沒完麼？

阿桂 沒有，不忙。反正是這幾件老事情。

若蘭 那末，回頭等芸香帖盒兒拿來了，就煩走一趟。（一眼看見他掃的落花）桃花瓣（好像自語）桃花落完了！

阿桂（欲想掩蓋，已經來不及，自己覺得抱歉）是時候了，該落的總該落了。不落怎麼會結子呢？少奶奶，這，這也犯不上歎氣！

若蘭（掩飾地笑了笑）沒誰歎惜什麼（然而若有所思）唔！

阿桂（又陪一笑臉）那那挺好！

（芸香上，手裏拿着帖盒）

若蘭 姑少爺起身了？

芸香 在洗臉呢。帖盒找出來了。

若蘭（接過帖盒，把帖子放在裏面，對桂）你馬上就走一趟吧，務必請老爺早一點來。

阿桂 是，是啦，沒，沒錯。（放下了掃帚，上前接過帖盒，退回去拿了自己大褂，又拿了掃帚，要下。）

若蘭 張媽呢？柴買來了？

阿桂 (回身) 多半是在廚房裏吧！

若蘭 你順便告訴張媽，叫她能配好的菜配好，我回頭就來。

阿桂 是！(下)

(芸香把兩個瓶揩抹乾淨，把兩束花放在瓶裏，在比着樣子。)

若蘭 (無意地走到桃樹旁，回頭看見芸香) 你怎麼還在摸索着那兩個瓶？去瞧瞧老太太起身沒有！

芸香 沒有，還早呢！

若蘭 (笑着) 你不去看，怎麼知道沒有？

芸香 (被冤枉了似的) 怎麼沒去看？我剛從老太太房裏來，祇有姑小姐一個人在寫字。

若蘭 (半對語) 今天家裏有事，照理該早一點起來。

芸香 我姑小姐，您是爲咱們老爺今兒頭一次來，那末起勁，人家可全沒放在心上！

若蘭 (把臉一沉) 芸香，誰叫你說這話的？回頭叫老太太聽見了，這不是該你擔還是我擔？

芸香 (嚇得變了臉色) 我，我不過隨便一句。

若蘭 (較和緩) 我幾次怎麼關照你來着？這不是在咱們家裏，說話做事都得小心，你就沒拿我的話

當話聽。

芸香 不了，小姐，我以後一定不了！聽你的話。

若蘭 (矜持的薄嘖) 你哪兒聽過？

芸香 (楚楚可憐) 祇要小姐還喜歡我，我一定聽！

若蘭 (動了憐愛心，回嘖轉喜) 那麼以後少說話

芸香 (一點頭) 噯！

若蘭 多做事！

芸香 噯！

若蘭 多吃飯！

芸香 噯！

若蘭 少開口！

芸香 噯！

若蘭 少管閒事！

芸香 噯！

若蘭 (不覺好笑) 沒有了！沒有了！

芸香 噯！

若蘭 還呆在這兒幹什麼？蓮子稀飯熬好了，拿給姑爺了沒有？

芸香 拿給他了。

若蘭 那末好好兒做事，我上廚房去看看。

芸香 嗯！

（若蘭帶笑端詳她一會，輕輕地拍了怕她，下去了。）

（芸香呆望着若蘭走，她像失去了些什麼，她拿起了花瓶，呆呆的出了一回神，眼睛有點濕潤，她偷偷地流着眼淚。）

（林蕙敏上。）

她年約十八九歲，她的外貌並不特殊，方圓的臉，兩條清秀的眉毛，薄而沉毅的嘴唇，平直的鼻子，就是兩顆眼珠特別大而靈活，它蘊含同時也放射出了她的一切智慧。短髮，天然微黑的臉上不施一點脂粉。健康，果敢，頑強，活潑，然而也淘氣，但在必要的時候，她的沉着與不可動搖的老練會使你感覺到不像是一個年青的姑娘。她能說，無論怎麼樣她總不會在你面前低頭。

這時候，她手裏拿着一本書，她從右邊繞過走廊，偷偷的轉到芸香的身後，看着她呆呆的樣子，突然把兩手矇住了芸香的眼睛。

芸香 （吃了一驚）誰？

惠敏

唔——（想着了）姑小姐，準是姑小姐！

惠敏 ——（還是不放手）

芸香 姑小姐，花瓶，花瓶打碎了，我可不管你，快放手，

惠敏 （放手）打碎了，我賠你。

芸香 人家眼睛都快給你弄瞎了（揉着眼睛）

惠敏 弄瞎了我賠你！

芸香 睜你總是這樣！「我賠你，我賠你！」你賠我？

惠敏 （笑着）讓我瞧瞧，瞎了沒有？

芸香 （嬌笑）咄！誰要您瞧！（拿着花和瓶欲往內走）

惠敏 （一把拖住）那兒去芸香（裝着正經）你一個人偷偷地在這兒幹什麼？

芸香 誰偷偷的？小姐叫我在這兒插花瓶。

惠敏 （故意地）插花瓶兒幹什麼？

芸香 （睜大了眼睛）插花瓶兒還有幹什麼（一本正經）插花瓶就是插花瓶放着看！

惠敏 （覺得她天真的樣子好玩）看有什麼好看的花兒在樹上不是更好看？

芸香 (問急了) 我們小姐喜歡這樣末!

惠敏 (再頂一句) 你們小姐爲什麼喜歡這樣?

芸香 不跟你說你不懂!

(拿着瓶兒要走)

惠敏 嚶，別走呀！我有話問你！

芸香 (回來) 什麼話，你問吧！(替她說)「今兒有沒有信」

惠敏 (給她道着心事) 你這鬼丫頭，也學壞了！(但逞強地) 偏不是！(拍拍石凳) 你坐下！(芸香坐下，想了想)

我問你，你跟你們小姐嫁到我們家來，好不好？

芸香 好，有什麼不好！

惠敏 你說真個的好不好？

芸香 小姐叫我多吃飯，少開口，少管閒事！

惠敏 你說給我聽，又有什麼關係！你說，好不好？

芸香 (遲疑) 好是好，不過——

惠敏 不過什麼？

芸香 就是(四面張望一下低聲) 你們老太太起身沒有？

惠敏 就是看見我媽有點怕，是不是？

芸香 嚶！

惠敏 爲什麼怕她很兇？

芸香 唔——兇倒也說不上，就是難得看見她有笑臉兒——

惠敏 你爲什麼那麼怕她嘛，你從前怕不怕你們老爺？

芸香 我們老爺他才不吶！不是拿着書，就是拿着筆作——作什麼唔——詩——**認姻小姐你懂得**

哦？家裏事從來也不管都是我們小姐一個人。

惠敏 你也不怕你們小姐？

芸香 怕自然怕，她可從來也不打我。

惠敏 罵不罵你呢？

芸香 做錯了事，自然要罵的。

惠敏 (突然神祕地) 嚶，芸香，我問你，我大哥跟你們小姐，親愛不親愛？

芸香 (奇怪她這樣問) 嚶！夫妻呀！小夫妻倆，怎麼會不親愛呢？

惠敏 傻子，那可沒準兒，也有不親愛的！

芸香 (想了一想) 那是窮人家夫妻！我記得，我爸就常打我媽。

惠敏（感到興趣）你快告訴我，他們怎麼個親愛法？

芸香 我告訴你，你可不能對別人說！

惠敏 唔，我不說。

芸香（放下了手裏的東西）那一天，（想一想）哦，就是前兒早上，蓮子稀飯熬好了，姑少爺剛起身，我們小姐坐在鏡台前攏頭髮，姑少爺硬拿着一枝筆要替小姐畫眉毛。畫着畫着，你猜怎麼着？他就這樣（裝個姿勢）一抱，把小姐抱了個着實，就這樣親着嘴。恰好我端着盤子，把門簾兒一撩（起動地）嗨！真看了個明白，小姐在鏡子裏看見我進去，羞得耳根子通紅，拼命把姑少爺推開，姑少爺還不知道，死命的攔住了小姐不放，待看見了我，也紅着臉兒走開了。

惠敏（看她帶說帶演，頗覺有趣。但自己正題要緊）芸香，今天沒人來找過我？

芸香 找你沒有！

惠敏 也沒有信？

芸香（跳起來）我知道你準得問（一字一句）沒有！我的姑小姐！

惠敏（索性問到底）郵差沒來過？

芸香 送信的沒有！

惠敏（似有點焦慮，忽然又輕聲問）噫（拿眼一比）那個傢伙昨天來了沒有？

芸香 (明白她說誰) 你說的是那個一隻眼,你們的表少爺呀?

惠敏 噫!

芸香 (大不高興) 來過了(咕噥着) 死不了!

惠敏 怎麼你也討厭他?

芸香 噫!(還咕噥) 死命鬼不要臉!

惠敏 他對你怎麼啦?

芸香 (把頭搖得像骨碌冬) 不說,不說,羞死人!

惠敏 他昨天來了就走?

芸香 沒有,死命的賴在這兒好半天,跟老太太擦了一個下午。一會兒又說等你回來,有事找你。

惠敏 等我(略一沉思) 唔!

芸香 說不定今天還得來,臨走,聽老太太說今兒請客,叫他來陪客。昨天還算是他勸了老太太半天呢,我看,要沒他,恐怕老太太也不會生那門大子氣!

惠敏 昨天什麼事?

芸香 噫,昨天姑少爺跟小姐,給你們老太太訓了一陣您不知道?

惠敏 哦,到底是怎麼一會事兒?

芸香 喔唷，姑小姐，真的，我們小姐自出娘胎來怕還沒挨過這樣罵。我們老太爺對小姐是從家也不

惠敏 綑着臉兒說話的。昨天你們老太太的話，才厲害啲，比前幾次還兇。小姐氣得哭了好半天。

芸香 我媽說了些什麼？昨天倒底又爲了什麼？這幾天好像事情很多似的。

（有人叫：「林惠敏！」）

惠敏 誰？

（惠敏的女同學上，一個很健康的女青年。）

同學 （匆匆上，好像跑了很多路，手裏拿着一卷什麼東西，有點喘急。）林惠敏！

惠敏 （一眼看見，高興得跳起來。）楊，是你來！

同學 （匆匆地看了芸香一眼。）林，你知道嗎？今天開會地址臨時改——

惠敏 （阻止她，使一眼色輕微地。）噓！回頭對芸香。）芸香聽！好像我大哥在叫你！

芸香 姑少爺叫我真的？

惠敏 （若有其事。）是的，快去瞧瞧去！

（芸香急忙忙的下去，兩人看着芸香下去。）

惠敏 （輕聲。）怎麼樣，今天開會地址改了爲什麼？

同學 老地方有人注意？

惠敏 改在哪兒？

同學 在高先生家裏！所以我臨時來通知一聲，你馬上就來！我還得去通知老張他們。

惠敏 糟糕，我今天恐怕走不開，真急人！

同學 怎麼啦？

惠敏 今天家裏請客！

同學 那管你什麼事！

惠敏 不是，昨天我回家晚了，挨了媽一頓罵，她說今兒家裏請客，叫我別走出去。你想，真糟糕！

同學 (替她焦急) 那怎麼辦？

惠敏 你先走一步，等會兒我能來，一定趕來，高先生家裏那也不是一個好地方！

同學 那也沒辦法，臨時湊和着，要不然今天得流會。那末，我走了，等會兒你來吧！

惠敏 能來我一定來，你們別等我，請你讓我向高先生講一聲。有什麼消息，回頭你告訴我。

同學 好吧，我走了！(回身就走，一回頭見惠敏跟在後面送她推住她) 怎麼，你還來這一套。

惠敏 好，那末，不送！

(惠敏目送她走後，一個人在庭中踱着)

芸香（跛着嘴上）姑小姐，我不來了！唔，我上你當！姑少爺幾時叫我來着？

惠敏（微笑）我大哥沒叫你？那我聽錯了，對不起！

芸香（走過去拿起花瓶）你這人真壞，下次我真不跟你說話。（提着兩隻花瓶正說得起勁，見若蘭上）小姐，（忽然想起還在拿着兩個花瓶，大窘，把兩個瓶向背後急藏。）

惠敏 嫂子！

若蘭 妹妹（見芸香有點異樣，奇怪地）芸香你怎麼啦？背後藏着什麼？（芸香畏畏怯怯拿出兩個花瓶，帶着笑罵）要命！還拿着這兩個瓶？張媽菜都買來了，你兩個花瓶還沒有插好？

芸香（無辭以對）我——我！

惠敏（看她覺得又可憐，又好笑）嫂子，不怪她，是我拉住她撩天兒！

若蘭 還不快把那兩個寶貝瓶兒去放了，幫張媽揀菜去！

芸香 是（如奉赦令，一溜烟跑了）

若蘭（對敏）真是個傻丫頭！

惠敏 我倒挺喜歡她！

若蘭 她倒也總說你對她挺好。剛才有位同學找你，會到了。

惠敏 會到了。（問）嫂子，今天是請——

若蘭 就爲你大哥要走了，家父還沒來過，今天請他老人家來吃餐便飯，走順了，以後也可以常常來往。

惠敏 那是大哥那天走還有兩天吧？

若蘭 (有點黯然，但不得不強持高興) 今兒晚上！

惠敏 那麼快爲什麼那樣匆促！

若蘭 (難言之隱，輕微地歎了口氣) 唉！在家裏久呆下去，也不是事兒。

惠敏 不過也不用這麼忙呀！嫂子，你願意讓他走？

若蘭 (臉色有點變) 什麼你說？

惠敏 我說——(轉了語辭) 其實，要是上海沒什麼要緊的事，就留大哥多住些日子，不也熱鬧着點兒？你瞧，咱們這個家，房那末大，人那末少，空朗朗的叫人覺得沒一點兒活氣。家裏總共也不過三個半人，大哥一走，更顯得陰沉沉地！嫂子就留他住些時候不成？

若蘭 (悠長地) 留他？我不想也不見得成吧！

惠敏 大哥不是請了一個月假，還沒到時爲甚麼不成？

若蘭 (感慨系之) 家裏的情形，你不是不知道，而且媽跟他已經說定了！

惠敏 你是說媽要他走？

若蘭 (變色) 我沒那麼說！好妹妹，你別把我的話想歪了。(不想談下去) 媽起身了！

惠敏 還沒呢！媽(陰沉) 昨兒晚上一夜沒睡。

若蘭 (像背負了一種罪惡) 一夜沒睡？

(沉默)

惠敏 誰知道她在想些個什麼！唉！年紀大的人也真是！

若蘭 (一陣痛苦的黑影在她臉上掠過。可是馬上掩定下來) 媽大概身體也不大好！(不願談下去) 你拿着什

麼書？

惠敏 奧茨托洛夫斯基的「雷雨」。(忽然想起) 你看過？

若蘭 沒有！我知道這故事！

惠敏 嫂子可以看看這些書！

若蘭 翻譯的東西，我不大愛看！

惠敏 (有一點兒譏諷) 嫂子是喜歡古文的，做一個女才子！

若蘭 (懂得她的意思，淡然一笑) 不過，我無論怎麼樣，也像不了個革命家！

惠敏 所以，我以前總奇怪上一代年紀大的人，總懂不了下一代年青人的心。我說她們應該懂得，因

為她們也是從年青人過來的！現在看來，就是同一代的人，也不一定就真懂得！

若蘭（笑着）好妹妹，我不想跟你談這些，謝謝你看媽起來了沒有起來了，我們就過去請安。

惠敏（未盡欲述）大哥在家裏多住幾天，我就看不出有什麼不可以的道理來。媽會不樂意我說這倒是你們自己的事，與媽不相干，儘可不管她！

若蘭 不管她？

惠敏 你們自己先存了一個不安的心，就什麼都覺得沒辦法了！

若蘭（沉思）

惠敏 要不然，讓我來對媽說，說是我要留大哥在家多住幾天。

若蘭（別是一般滋味）多住了幾天又怎麼呢？

惠敏 不能那麼說——

（芸香上）

芸香 小姐！張媽說，有幾樣菜，得小姐自個兒去分配怎麼做！

若蘭 唔，我來（起身要走）你去看看姑少爺，說我已經替他整理了一個箱子，還缺什麼，叫他自個兒

再檢點驗點（回身，略沉吟對惠敏）妹妹，我看不必了多一事，不如少——我謝謝你的好意下）

（芸香也要下，被惠敏叫住）

惠敏 芸香

芸香 嗎？

惠敏 芸香，你快說，昨天倒底爲了什麼事情？你剛才沒說完！

芸香 昨天嗎，昨天不是姑少爺跟我們小姐回門去嗎。本來末，我們老太爺該留小姐住幾夜的。老太爺說時局不太平，女兒一出嫁，就是客了，因爲我們老太太去世早，家裏沒什麼女眷，留着也沒個照應。姑少爺就要出門去的，少年夫妻，讓他們多會會也好！

惠敏 你們老太爺倒是個很有趣的人。

芸香 嗚！姑小姐，你真不知，我們老太爺才好呢，有名望，有才學，有良心，揚善鄉的人，那一個不敬服他。
(低聲) 這一次打仗後，東洋人要請他出來做什麼會長，他就不肯。你說，是不是有良心？

惠敏 哦！幾時我倒要見見他。

芸香 你見了他一定喜歡，初見他，以爲是很難說話的，其實，他——

惠敏 你又把話扯野了，你先說昨天到底怎麼回事。

芸香 哦！剛才，剛才我說到哪兒了？

惠敏 (拿她沒辦法) 叫你說說就有那末多花樣

芸香 哦！說到讓他們少年夫妻多會會也好。所以就沒留住，不到天晚，叫了兩頂轎子送回來了。回到家裏，也不知怎麼的，沒先上老太太房裏請安，就到新房裏去了，老太太就透着點兒不樂意，出來

一看送來的回盤，又少了一對如意。老太太這一下氣可大了，常着對盤的就鬧了起來，就把我們小姐叫去訓了。唉，這一頓罵才厲害呢！她說（學着老太太的樣子）倒算是唸過書的，什麼書香門第，連這點兒小規矩也不懂。她又說我們老太爺算是中過舉，那不是誠心瞧不起人？我們林家還有後代，可不能什麼事都不圖個吉利，叫人笑話。呵，姑小姐，說得才難聽呢！我學也學不來，又說仗着做過官，有財有勢，瞧不起人囉，還有什麼娶媳婦，總不要娶自小沒親娘的，大了也沒管教！

惠敏

（輕輕地歎一口氣）媽也真是！

敏香

姑小姐，你想，我們老太爺把小姐自出娘胎也沒罵過一句，小姐哪受得了這一頓訓。

惠敏

小姐就沒回一句話？

芸香

那敢回！祇是忍着眼淚，連哭也沒敢哭出來。

惠敏

我大哥在不在？

芸香

在，自然一塊兒都罵在裏頭。

惠敏

我哥哥也沒響？

芸香

姑少爺剛說了一句，就讓你們老太太罵了一套，說長了翅膀了，剛娶了媳婦沒一個月就不要

娘了！姑少爺就嚇得沒敢開口（低聲）背後才罵得難聽呢！說小狐狸，小妖精，你想，我小姐哪兒受得了！

惠敏 你們小姐，回到房裏就哭了！

芸香 唔，回到屋裏就哭了，哭得才傷心呢！（說着，好像有點替她傷心，但突然起勁而輕聲地）嗨，我隔着簾子

看見的，小姐倒在姑少爺的胸前，姑少爺緊緊地摟着小姐，一面替小姐擦眼淚，一面這樣——親她。

惠敏 哦？還有呢？

芸香 還有（睜着大眼睛）沒有了！

惠敏 沒有了（一本正經地）很好，你居然敢偷看小姐姑少爺的事，我去告訴。（站起欲走）

芸香 （想不到來這一手，嚇得面色都變了）不，姑小姐，剛才，剛才都是瞎說，瞎說！

惠敏 你現在賴也來不及了！

芸香 姑小姐，你別拿我開心，是你，是你要我講的。你去告訴好了。我說都是你驅我話！

惠敏 你要我去告訴，我倒又不高興去了！

芸香 你這人真壞，真的，我下一次一定什麼也不對你說了！以後，我也不再替你去寄信，買郵票，我都

不管。

（若蘭上）

若蘭 芸香，叫你去看看姑少爺你去了沒有？

芸香 （非常遜色）我——我。（惠敏給她個暗示靈機一動，一溜煙下去）

若蘭 (笑着) 這丫頭真是!

惠敏 又是我拉住了大哥幹什麼?

林惠卿上。二十三、四歲，瘦長身材，人相當俊美而帶着一點厚相，穿着長衫很飄洒，除了特別高興的時候外，平時相當的沉默，這種沉默與其說是深刻，不如說是優柔的性格造成他把所有奔逐的熱情，青年的活力都隱藏不發。自然，他聰敏，他能幹，他忠誠，他能笑，也能哭，然而每一樣東西都缺少了一點東西，這東西就是人們所說的力——無比的力。他的外貌看來，會比他本身的年齡會大一點，長輩們都讚他少年老成，其實，這在年輕人說來該是悲哀的。

惠卿 你們在說我什麼?

若蘭 誰說你什麼來着?

惠敏 大哥!

惠卿 嗯媽起身了沒有?

惠敏 (頑皮地故意看看天) 還早得很呢!

惠卿 早得很(看錶)快九點啦!

惠敏 大哥剛起來，不是還早嗎?

惠卿 (明白她的意思，紅着臉) 你又要跟我頂嘴?

惠敏 (笑着說) 我倒不敢,可是讓人說大哥娶了嫂子,老睡晚覺。

惠卿 咄你——(剛想說甚麼給蘭阻止)

若蘭 (笑着,使了一個眼色阻止他的話)你行李整理好了?還少什麼?

惠卿 (敏了笑容) 沒整理!

若蘭 怎麼?

惠卿 我今兒不走了!

若蘭 不走?那等會兒媽問起來怎麼說?

惠卿 (苦笑) 再說吧!

若蘭 你——就是這樣——

惠敏 大哥就留幾天好了(正式)我問你,晚幾天去,公司裏有沒有問題?

惠卿 我在那裏還不是個閒職,問題到是在——

惠敏 我看你們有時候把媽估計得太什麼,自己心裏先存着個預感,什麼事都覺得沒辦法了。

若蘭 媽這幾天的心緒不大好!

惠敏 近來心緒不好是真的,不過,你能在家裏多留幾天,在媽也該是喜歡的事。媽平常多疼你,老盼

望你回來,現在你回來了,多住幾天,一定很高興。

惠卿 那是以前，現在多少有點不同了。

惠敏 你先存了這個心就不對！你娶了嫂子，媽就恨你了！總不會有這樣的事吧？

惠卿 （深長地看着她）這個——你倒底還是個孩子！

若蘭 我的意思是免生題外的話，走了，不就完了？少給人一點猜疑口舌，不好？

惠敏 大哥，你要不要我幫忙？

惠卿 幫忙？幫什麼忙？

惠敏 讓我來對媽說，下星期三就放春假了，說是我要你陪着我玩幾天，你說好不好？

惠卿 真的？

惠敏 這有什麼真的假的，我是不怕碰一鼻子灰的。祇要你別祇顧了嫂子欺侮人就得了！

惠卿 咄！誰欺侮你來着？好吧！你看媽起來了沒有？起來了，我們就去請安。

惠敏 啫！一下子就我們我們的，又指使開人了，是嗎？

惠卿 好，算你會說話，待明兒配個比你更會說話的，看你還使舌根不！

惠敏 嘿！說話沒遮攔，又牽到這上頭來了。好好好，我走開，別讓我在這兒擾亂了你們的私房話。我去

看媽去（連跳帶跑的走了）

若蘭 （望着她的背影）真是又頑皮又聰敏！

惠卿 頑皮透了，（感觸）唉！這早晚是一件亂子。

若蘭 亂子？什麼亂子？

惠卿 你可別瞧他人小年紀輕，早晚要飛走！

若蘭 什麼意思？

惠卿 搖了搖頭。過些日子，你就可以看出來。（沉默）

若蘭 你真的不預備走？

惠卿 （沉思）我這麼想？

若蘭 惠卿，昨天那個情形你還嫌不夠受。

惠卿 唉……可是你難道不願意我多留幾天？新婚，蜜月，僅僅這難得的幾天，你也忍心要我走？

若蘭 （有點傷心）你還忍心向我說這樣話？

惠卿 不，你別誤會我——昨晚上媽把你父親扯在裏頭，更使我不安。

若蘭 （挽救這沉重的空氣）你怎麼老磨姑這個（給他一個淺笑）

惠卿 （無可奈何）那麼你要我說些什麼？

若蘭 你在學校裏大概是個笨學生！

惠卿 爲什麼？

若蘭 做文章還一定得人家出題目。

惠卿 (一笑) 那麼你就出個題目得了。

若蘭 我不收你這樣學生(頓了一頓) 我倒有一句話——

惠卿 什麼話? 恭聆教誨!

若蘭 你會——

惠卿 你總是這樣把我跟你隔得遠遠的, 咱們還有什麼話, 不能說?

若蘭 ——(欲說又止)

惠卿 說呀! ——

若蘭 我說——你似乎太不敢正眼看事了。你總是把你自己關在一個容易滿足的小籠子裏, 不敢伸出頭來看一看。舉一個例子來說吧, 唔——(看了他一眼, 不說下去了。)

惠卿 (在極度注意的沉默中, 見她不說) 說呀, 你儘管說好了。

若蘭 你會把我當作挑剔是非的人看嗎?

惠卿 決不會的!

若蘭 譬如說——就拿咱們現在的情形來說吧, 你在外面按月拿到幾十塊錢, 祇够得上你一個人的零用, 身上的衣着, 家裏穿的, 喝的, 還要靠着家裏的老底子供給。你總明白現在是結了婚了, 難

道連我也叫你母親養將來要是難爲情地）有了孩子，日用開支，負擔一天重一天，那又該怎麼辦？

惠卿

（逃避，沉吟着）

若蘭

（鼓勵一句）我相信你能力，可是太滿足於你這小籠子阻礙了你的前程，

惠卿

（沉鬱地）在這個時候，你要我——

若蘭

不，我並不是說要你現在就——總之，你得有個準備。

惠卿

總之，今天我是不走了。

若蘭

爲什麼呢？其實祇要媽不說話，誰不希望你多待幾天呢！

惠卿

我現在祇問你，你留不留我？

若蘭

我說你得先問媽。

惠卿

你別管媽，你說你不願意我留在家（握着她的手）

若蘭

（有點羞澀）你說，我會不願意？

惠卿

那末你——

若蘭

（點着頭）我——願——（不說下去了）。

惠卿

（擁着她）蘭！

(惠敏上)

惠敏 還沒說完嗎？對不起，我又來了！

若蘭

(臉紅地推開卿，低着頭)

惠卿

咄！你老是這樣！女孩兒家，太會說話，當心——

惠敏

當心甚麼？(一本正經) 媽要跟你說話。

惠卿

媽起來了？

惠敏

唔，她到天亮才睡着，氣色有點不好。

若蘭

(對卿) 快去吧！

惠敏

不用去了，她說今兒個不用去請甚麼安了。

若蘭

(出乎意外) 啊！爲甚麼？

惠敏

誰知道！她已經到佛堂裏去了。

惠卿

我們就到佛堂去吧！

惠敏

不要瞎感動了，回頭討沒趣！你忘了佛堂是不許你跟嫂子進去的？

惠卿

瞎扯，我不是常去的？

惠敏

討了嫂子以後你去過沒有？要不然，你去，討了沒趣可別怪我(氣鼓鼓地)

惠卿 (不解) 怎麼啦!

惠敏 —— (不響)

若蘭 妹妹像跟媽生氣來着!

惠卿 (問敏) 真的?

惠敏 沒有! 唔! —— 不過頂了兩句!

惠卿 爲什麼?

惠敏 不要你管!

惠卿 你看你這脾氣! 一定是你不好, 你爲什麼要跟媽頂嘴?

惠敏 你孝順! 人家倒是好心好意的, 你還編派人不是!

惠卿 是爲了我?

惠敏 不談不談, 她一會兒要到這裏來, 她說有話囑咐你。

惠卿 囑咐我媽沒提我走不走的事?

惠敏 —— (不響)

若蘭 (猜出) 一定是妹妹爲了要留你, 媽不答應。

惠敏 (掩飾地) 不是不是。她也沒有不答應。我看她氣色不好, 沒說什麼。(邊強地) 等會兒我來跟媽

說好了。

若蘭 妹妹——不必了。(低下頭去)

惠卿 (躊躇)

惠敏 沒什麼!

(芸香上)

芸香 (高興地上) 小姐，劉升來了，家裏的劉升伯伯送東西來了。

若蘭 (高興) 劉升來了？在那兒，老爺來了沒有？

芸香 老爺沒看見來。

若蘭 噢，阿桂也沒回來。

芸香 沒有，阿桂才去沒多久嘍！

惠卿 大概是你父親叫劉升先來了。(對芸) 人呢？

芸香 在客廳裏張羅下東西呢！

惠卿 (對蘭) 我們——瞧瞧去。

若蘭 (對芸) 你去相幫劉昇張羅張羅，阿桂出去了，沒人。

芸香 是了。(欲走，想起，出信) 信差送來一封信，是姑小姐的吧？小姐看看是不

若蘭 (接過一看) 妹妹，你的信！

(芸香下)

惠敏 (跳過來，想接信) 哦！

惠卿 (搶過來) 慢，讓我看，哼，是男朋友的吧！

若蘭 挺清秀的鋼筆字！

惠敏 你們又瞎扯，快給我！

惠卿 瞎扯？當場拆開來看！

惠敏 不行，拆人私信，不講道德！

若蘭 惠卿，給她吧，你看，妹妹急得那樣子。

惠卿 (對敏) 剛才你咕唧咕啦好厲害的嘴，現在你還嘴兒不？

惠敏 嫂子，你看大哥總是胡扯，給媽聽見了，還道是真的。

惠卿 我正要媽聽見呢，不是真的還是假的？你看你急得那樣子！我祇問你，你下次還嘴兒不？

惠敏 我幾時嘴兒來着？

惠卿 還不認，好，我拆了！

惠敏 你拆好了，大家記得。(噘着嘴)

若蘭 (好笑地) 給了她吧!

惠卿 你祇要說,下次不再強嘴!

惠敏 我從來也沒有強過嘴。

若蘭 給她吧!

惠卿 噢,饒了你,下次說話可當心。

惠敏 (搶過信,又硬了起來) 有什麼當心不當心向來如此!諒你也不敢拆!

惠卿 (笑) 嗜!又兇起來了!好,給你一個方便,等一下再跟你算賬。(欲下)

惠敏 得了吧,快跟着嫂子走吧!

惠卿 (又回來) 什麼?

惠敏 走吧走吧,沒有什麼,等一下再算帳好了!(把信一藏,跳着下去了。)

(惠卿跟若蘭對看着,笑了,剛欲下,芸香領着劉升上。)

芸香 小姐,劉升伯伯來了。

劉升 (搶上一步) 小姐,您好!姑少爺您好!(請安下去)

若蘭 (略為謙讓) 劉升,不必了你一個人來的?

劉升 唔!一個人挑來的,都昇在廳上啦!老爺說,時亂年荒,沒辦什麼好東西!

惠卿 一樣一樣，其實不用客氣了！

劉昇 小姐，這兒老太太呢？劉升要向他老人家請安。

若蘭 (看看惠卿)

惠卿 劉升，不必了。

劉升 要的，老爺吩咐來着。

若蘭 你就免了吧！

劉升 (執拗) 要的，老爺吩咐來着。

若蘭 你倒還是那麼固執脾氣。好吧，芸香，你去看看老太太。佛唸完了沒有。完了，就到前客廳，說客人
都快來了。(走了，又叮囑一句)要沒完你可別多嘴。

芸香 我知道(下)

若蘭 老爺呢？你怎麼沒跟老爺一起來？

劉升 (欲說不說) —— 這個！

若蘭 怎麼啦劉升？

劉升 本來是一起來的，老爺轎子都預備好了，剛欲出門，却來了兩個鬼。

若蘭

劉升 啞，老爺叫我暫時別向您提，就是張步雲跟那個挑水老三。

若蘭 他們？

惠卿 誰？

若蘭 是我們那兒維持會裏的！大概沒什麼好事情。

劉升 是呀，他們這批人有什麼好事情，還有一個人，可沒見過，留着八字鬍子，看樣子頂神氣，好像官做得很大的。連張步雲都對他很恭敬。

若蘭 哦？你知道他姓什麼？

劉升 姓楊！本來不知道，老三拿着他一張很大的卡片，說楊老爺要見老爺，叫我通報。

若蘭 （自語）姓楊？（問劉升）跟惠卿會不會是楊翰章？

惠卿 楊翰章你們也有來往？

若蘭 不，他當了會長，我父親罵過他，他恨透了頂。他有意地一定要拖我父親下水，（就心地）恐怕會出事！老爺（對升）跟你說甚麼沒有？

劉升 沒有，瞧模樣，老爺心裏不痛快，沒法，留他們在屋裏坐，生怕小姐盼望，叫我先來了。

若蘭 你沒碰到阿桂？

劉升 阿桂？誰？

若蘭 哦，你不認識。這兒差去請老爺的。

劉升 老爺不用請，就會來的，也好，去請一請，老爺許好脫身。

若蘭 好吧，你外面歇一會兒吧！

劉升 是啦！（邊恭立着不動）

芸香 （上）小姐，那個壞傢伙又來了。

若蘭 誰？

芸香 喏就是那個（閉了一隻眼睛，裝個姿勢）

若蘭 哦（笑）死丫頭，以後不可沒規矩！

惠卿 誰？

若蘭 你的令表兄，一隻眼的應家的少爺。

惠卿 哦，應金耕（也好笑起來）你怎麼叫他壞東西？

若蘭 這丫頭爛嚼舌！

惠卿 這個人也的確有點不大好弄，可是他頂得媽的信任。最近來得很起勁，以後你對他，得客氣一

點，小心一點。（對香）老太太呢？

芸香 老太太佛唵完了，就是跟那壞——哦應家少爺在撩天兒，我一看見他在，我扭身就跑。

惠卿 你爲什麼見他那麼怕？

芸香 (點着頭) 嗯！

若蘭 (微笑地看着芸香，對卿說) 你不知道，有個原因。——

(他們看着芸香，顯着在生氣，又有點難爲情。)

惠卿 倒底怎麼回事兒？

若蘭 (微笑) 等會告訴你。

芸香 還有小姐，梁家英小姐跟龔家三少爺來了，還送來了許多東西。

若蘭 哦，素英姊姊來了，在哪兒？你怎麼不早說！

芸香 在小客廳裏吶！

惠卿 誰？梁素英。

若蘭 我大姨媽的女兒，那天見過，頂會說話的，你忘了？客都來了，咱們管在這裏說話。劉升，你幫着去張羅張羅吧！老太太許在客廳裏呢！

(說着，四人同下)

(惠敏手裏拿着封信，從另一面上)

惠敏 芸香，芸香！這傻丫頭，又跑到哪兒去了！剛欲下，廳命辨上。二十五六歲，穿一件蟹殼青的綢夾袍，黑坎肩。

頭髮梳得光光，灑洒得很，可惜的是左眼睛出了點兒毛病，祇剩了一條縫。

金耕 (上，鬼鬼祟祟) 惠敏妹，叫芸香做什麼有什麼事，我替你辦好嗎？

惠敏 (回頭) 哦！金耕哥！你倒又來了。

金耕 (笑嘻嘻地) 怎麼？嫌我來多了？

惠敏 不多不多。前些時好像少見，近來空了！

金耕 沒事沒事。因為剛進去，少不得忙些。

惠敏 (不屑地) 你發財了！

金耕 哪裏哪裏，嘻，外面人總以為一進去，就有好處，其實也是苦差使。「蘿蔔頭」做事，比咱們中國

人還精明，有好處，早給他們撈了，甯想有一個子兒落到咱們袋裏。

會敏 不見得吧！不然，爲什麼要去當漢奸！

金耕 (有點刺耳) 得了，得了，這也叫沒法兒，嘿！沒法兒。

惠敏 你是無事不到三寶殿，今天有什麼事？

金耕 你看你把我說得姑母家裏不常來走動走動，到誰家裏去嘿！

惠敏 別玩兒花樣，何必瞞人呢？你真沒事？

金耕 唔！(掩飾地) 有是有一點兒。

惠敏 我說末什麼事？

金耕 昨天就恭候了半天，你沒回來。（撒謊）我想——託你哥哥在上海找點事兒。我想做生意。

惠敏 那你找我大哥去找我幹什麼？

金耕 一樣一樣，托你轉個灣兒，好說話！

惠敏 （奇怪）你不是才進那邊去麼？

金耕 哎喲！也很不屑的樣子。這種事情，壞名譽！給人說起來，總是——真叫沒法。所以我還還是改行做生意。就是進賬少一點兒也吧，總是正當，走出去，人家也瞧得起。（乾笑）嘿嘿！

惠敏 （相信了）你倒還有良心！

金耕 你看你把我說得！（轉話題）妹妹今天不唸書？（恍然想到似的）哦！禮拜，不錯不錯，我倒忘了。

惠敏 沒我的事，那再見了！（欲下）

金耕 喂喂，惠敏妹，別走啊！你看，（從袋裏拿出一個小盒子）我送你一樣東西。

惠敏 什麼？

金耕 你看！（遞給她）

惠敏 鋼筆？

金耕 對了，自來水筆，我知道你喜歡這玩意兒，特地買來送給你，這是我托人從上海帶來的！嘿！嘿！我

昨兒等了 you 半天，嘿，嘿。

惠敏 (打開來仔細一看，很高興，但馬上矜持下來) 送我了，好，謝謝你。(又欲下)

金耕 喂！別走，別走，還有話說。

惠敏 (回來，坐下) 什麼事，你說吧！

金耕 也沒什麼緊事，撩撩天兒。

惠敏 撩天沒空，對不起，改天！

金耕 坐下！坐下！不忙。有事情開會去？

惠敏 (變色) 誰說的開什麼會？

金耕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猜猜吧了。

惠敏 你可別瞎說！

金耕 (一掙下頰) 唔！近來聽說常有些亂——「重慶份子」在開會。我想惠敏妹很愛國，說不定常

常開開會。

惠敏 我不愛國，金耕哥，你才是愛國份子呢！

金耕 那裏那裏，我們是給人罵定了。(不勝感慨的樣子) 就是把心挖出來給人看，人家也不相信。

惠敏 (索性玩笑) 挖出來，怪疼的，還是不挖好，不用看，反正是黑的！

金耕 你看，你，把我說得。(轉入) 唔——我問你一個人，可知道？

惠敏 誰你說吧！

金耕 一個姓高的，叫高崗，你認識吧？

惠敏 (吃了一驚) 誰？高崗？你問他幹什麼？

金耕 你認識吧？他教過你書不是？

惠敏 我問你，你打聽他幹什麼？

金耕 沒什麼，沒什麼。你先說，你認識他不(輕聲，像有極重要意義) 我告訴你一個秘密！

惠敏 祕密！我——不認識他。

金耕 不認識？真的？

惠敏 不認識！

金耕 唉！我倒是直心直腸的！別人還當我懷着什麼壞心眼兒！其實我跟你至親，我還對你怎麼樣？

我是因為聽說隊裏有人注意他，要抓他人，恐怕你認識，所以問問你！你却以為我打什麼歪主意，

這可不冤枉死人？

惠敏 要抓他？

金耕 唔！你認識不是你們很好吧？

惠敏 (看出情形不對，把臉一變) 金耕哥，你怎麼愈說愈沒來由，給媽聽見算什麼話！

金耕 (並不怕) 姑媽聽見了也沒什麼了不起，你說說看，他是個怎麼樣的人？

惠敏 (完全明白了他的意思) 怎麼樣的人？你問他去，我不知道！(欲走)

金耕 (攔住) 別忙，別忙啊！有人說他是共產黨，我看不是吧？可是有人說他活動得很厲害，常有人在
他家開會，年青小伙子都很相信他。(不管對方反應) 我還聽到你的許多流言，姑媽問了我好幾次，
我都沒說，你看我要不要告訴姑媽？

惠敏 你放屁！(忽然覺得不對) 我不知道。(走了出去，回來，把鋼筆往他身上一丟) 謝謝你，這鋼筆我用不着，
還了你！(氣沖沖下)

金耕 (接了鋼筆，一呆，眼看着她下去，一伸舌) 好厲害啊！(冷笑) 哼哼，叫你看倒底是誰厲害，是誰佔上
風！(正在沉思，忽聽得有人聲，鬼鬼祟祟的躲了出去)

(上來的是若蘭和梁素英，她大概二十五六歲，相當肥胖，自仗着會說話，喜歡話裏帶刺，佔點便宜，又好賣
弄，所以人緣不挺好。若蘭在前，她在後。)

素英 真的，光幾個孩子，就轉得你頭昏！加上大大小小的事情，那一樣少得了你！

若蘭 原說末，你原是個忙人。

素英 真的，一天到晚算是看見了就頭痛。(四顧) 這兒倒還有幾枝花兒！

若蘭 就是還清靜，要不要到那邊去看看。

素英 不了！聽說你很好呀！

若蘭 也就是這樣子！剛才你說有話跟我說，什麼話？

素英 （微歎口氣）唉！還有什麼要緊事。

若蘭 唔——

素英 我弟弟——世英——他很念你！

若蘭 他（黯然）他怎麼樣？身體比從前好了點兒？

素英 還不是老樣子。前些時好像好了點兒，近來又常咳嗽。

若蘭 最近沒有見過紅吧？

素英 近來倒沒有！他還幾次想要來，都叫我給攔住了。生怕他感情一來，病又得厲害起來。

若蘭 你替我候候他，叫他好生保養——噯！萬事也總得看開一點兒才好！

素英 （譏諷）他就是這死心眼兒！他要是有關妹妹那麼一半看得開就好了！

若蘭 （吐了一口長氣）唉！

素英 （偷看了她一眼，從手皮夾裏取出一封信）這信是世英叫我帶給你的，也不知說些什麼喪氣話！

（遞信給她）

若蘭 (接信想不即拆，看見素英盯着自己，祇得拆開。把信看完，捏做一團，咬着嘴唇一聲不響)

素英 他說了些什麼？

若蘭 (還是不響，將信給她)

素英 (接過信來讀完，故意地) 這樣癡心的人也少見。也是活該！

若蘭 他應該懂得，我現在是有夫——更不成了。

素英 也不知他怎麼生成的固執脾氣，真是自討苦吃。

若蘭 唉，也難怪他。

素英 我哪一次不勸解他來着。我老早就對他說：蘭表姊是有了婆家了，你早一點死了這條心，免得以後自個兒受苦。我說：人家對你好是做人的本份，不過是看着你身體壞，憐借一點，認不得真，別想偏了心想吃天鵝肉！

若蘭 ——

素英 (一半實情，一半諷刺) 我說：人家這門親是爹娘作主的，現在雖然是新派，女孩兒倒底還是要爹娘作主。別人婆家好，丈夫人品好，有才學，又有錢，你拿什麼來跟人家比？

若蘭 —— (自語) 想不到我倒作了負心人了！

素英 那裏是說得到妹妹負心，祇不過是他瞎癡心吧了！

若蘭

——
別人是像戲文裏說的，候門一入深似海，他還癡心妄想的要見見你，你看，叫人怎麼辦？

若蘭 —— 怎——麼——辦？

素英 我看你還是寫封信去罵他一頓，叫他死了這條心。

若蘭 —— 他的身體又是——

素英 事情到今天，還顧他什麼身體不身體！

若蘭

素英 (再逼一句) 我也祇有這個辦法！

若蘭 (有了主意) 好吧，煩你去替我轉言一聲，他要見我，我答應他就是了。

素英 那末什麼時候呢？

若蘭 要是今天惠卿不走，明後天我叫他陪着回家一趟，他可以到我家來——還是到你家來灣一

灣！

素英 要是林先生走了呢？

若蘭 要是走了？那可不大方便了。瓜田李下，現在總得避點嫌疑才是！

素英 說得是呀，這嫌疑早就該避了！

若蘭（爲難了一會）好吧！如果惠卿走定了，我總也見他一見就是了。反正日子還長，我答應他，總做到就是。——我想好好兒的勸他，勸他，總可好一點！

素英 那真難爲了你了！蘭妹妹！

若蘭 唉！說什麼呢！冤孽真是前世的冤孽！

素英 那末，就這樣說定了！

若蘭 唔！

素英 不瞞您說，我實在被他吵不過，又不敢給爹媽知道。你想我多忙，四個孩子整天的轉得你頭暈，

我哪能走開些時，再說——

惠卿（上）怎麼你們躲在這裏談天，客都來了，他們都要看看新房。

素英 對了，說了半天，我還沒有看看你們的新房呢！

惠卿 點心預備好了，吃了點心再看房去吧！

素英 哎！惠卿哥，自己人還客氣什麼？我真也吃不下，不要忙什麼點心的呀！

惠卿 一點點，前邊坐吧，他們都在等着你們呢！

若蘭 姊姊去吧。（問卿）來了些什麼客了？

惠卿 三舅媽，四姨媽都來了！

若蘭 我父親呢？

惠卿 就是他老人家怎麼還不來？

若蘭 隨便什麼事，他總是到得很早的。

（芸香上）

芸香 小姐，姑少爺快去，老太太在說話了！

若蘭 老太太佛唸完了？

芸香 老太太到客廳一看，說客來了，主人不曉得跑到哪兒去，真不像話。快去，點心都預備好了。

惠卿（對英）那末我們客廳去坐吧！

素英 嗨，真是，我叫你們不要弄點心，不要弄點心，我真的不餓，真是——

（讓素英先走，若蘭惠卿跟着下。芸香也剛欲下的時候，惠敏上。）

惠敏 芸香！

芸香 唔（回來）姑小姐！

惠敏（和婉地）芸香，我託你一件事好不好？

芸香 什麼事？

惠敏 你先說好不好！

芸香 姑小姐，你真奇怪，你叫我做事，有什麼好不好！

惠敏 而且還有一點，你不許讓別人知道！

芸香 我就不說什麼就是了，什麼事？

惠敏 很容易的，但是很要緊！

芸香 什麼呢？

惠敏 北門大街你認識？

芸香 我不認識！

惠敏 你叫一輛車到北門大街的鐘樓，朝西橫街六十四號找高先生，你把這封信送給他，很要緊的！

芸香 不，姑小姐，今天家裏有客，待會兒叫我找不着人，回頭挨罵！

惠敏 不要緊的，芸香，這兒有我，包不使你挨罵就是，好在路不遠，你叫了車子來回。（給她一塊錢）這給

你坐車，餘下來你拿了去。快，你快去快回就是了。

芸香 回頭小姐叫我，你可——

惠敏 當然當然，記住，不要告訴任何人，尤其是我媽跟那個（裝一隻眼）

芸香 （她閉起隻眼睛）那個壞東西？

惠敏 唔！你要找不到，你就問人，可別拿信出來！記住，六十四號！

芸香 曉得了，我去啦！

惠敏 快一點，就來！

芸香 唔！（很快的跑下去）

（惠敏看着她下去，她一個人來回走着，陷入沉思。）

（若蘭哭着上，一看見惠敏，馬上擦乾了眼淚，裝出笑容掩飾。惠敏初沒注意，忽然看出了。）

惠敏 （疑惑地）嫂嫂你——

若蘭 （強笑）妹妹，你一個人在這兒？怎麼不到客廳上坐，人多着呢！

惠敏 不去，見了人就得應酬，多沒意思。嫂嫂你——

若蘭 唔？

惠敏 媽呢？在外面陪客？

若蘭 唔！

（惠敏正在研究發生了什麼事情。惠卿上）

惠卿 （一邊說，一邊上）若蘭，若蘭，你不要生氣——（一眼看見惠敏，不說了）

若蘭 （強笑地）奇怪，我生什麼氣？

惠卿 （看敏一眼，低聲）媽是這樣的脾氣，你——（若蘭使眼色阻止，他不說了）

若蘭 (故意地) 媽說了些什麼呀?

惠敏 (會意地) 哦! (有意使頑皮對卿) 要不要我再走開一下?

惠卿 你別仗着嘴會說,早晚嫁個兒婆婆來管管。

惠敏 我倒不用兒婆婆,我看——你倒要叫嫂嫂多管管才好!

若蘭 你們兩個人一碰到就頂嘴!

惠敏 (頑皮) 誰叫他先惹我!

惠卿 還是我先惹你好,剛才我們的賬還沒算完,咱們來算算!

惠敏 算就算,誰怕你叫嫂嫂做公正人,我不怕嫂嫂偏心幫你!

若蘭 (笑着) 我不管,你們別把我拖在裏頭。

惠卿 剛才那封信呢?

惠敏 (裝不懂) 什麼信?

惠卿 你還裝傻!

惠敏 你說,什麼信!

惠卿 芸香給你的!

惠敏 那是我的女同學寄來的!

惠卿 女同學別騙人了，男朋友吧！不信，拿出來看。

惠敏 不給你看，讓你難受！

惠卿 不拿出來，那一定是——

惠敏 一定是什麼？

惠卿 一定是——（倒有點說不出口）

惠敏 一定是什麼你說！

惠卿 情書！

惠敏 嗆（羞他）別丟臉了！自個兒寫好了情書却不敢寄給嫂嫂，還說我呢！

若蘭 （一怔）什麼？

惠敏 還瞞我呢！你們的事，我都知道，也不怕難為情！

惠卿 呵，你這小鬼頭。（追過去要抓她，惠敏躲開）

惠敏 嫂嫂，你不幫我忙，一邊跑，一邊羞，不怕難為情！

惠卿 （追她）你再說，你再說！

（剛在很熱鬧的時候，若蘭看見林母老遠的走來。）

若蘭 （朝裏）媽！（她剛叫得一聲媽，大家頓時靜下來，空氣顯得非常嚴肅。）

林母

(上，她站定了看了各人一眼，沉重地)誰在吵!

(各人除了叫一聲媽外都不響，就惠敏偷偷地扮了個鬼臉)

林母

誰在這兒吵？(大家靜默，使她老大不舒服)怎麼着？我沒來的時候，笑着鬧着，我一來就全成了啞

惠敏

吧？有什麼好笑的事情不能讓我這老太婆也高興高興嗎？

惠卿

我們不過是在這兒說說笑話。是的，我跟妹妹開個玩笑。

林母

你們有空在這兒開玩笑，外面等着那麼許多客人，你就不管等一會兒你岳父就要來了，(不信)你倒真閒呀！

惠卿

我不好，開玩笑把正經事耽擱了！我就去(欲走)

林母

慢！你反正閒着，我就來跟你閒談幾句。

(大家面面相覷地靜下來，惠敏莫名其妙地看着他們)

林母

(特意把語氣放和緩了)新奶奶，我對不起你，特意跑來跟你賠罪來了！

若蘭

(難受的扭過了頭)

惠卿

媽！

林母

(還是緩緩地口氣)我大概是愈老愈不知輕重了，當着許多親戚面前埋怨兒媳婦！

若蘭 媽！

惠卿 說就說了，我們還能把您老人家怎麼樣。您明白了，下次祇要您——

林母 (冷笑一聲) 哼！下次我怎麼樣也「不敢」了！今天多委曲了你們，所以當着那麼許多客就偷的跑到這兒來訴委曲來了！

惠卿 媽，沒有，您別又冤屈人了。

林母 (厲聲) 又冤屈？我冤屈你多少回了？你到跟我一樣，愈過也愈不如意了啊？

若蘭 媽，媳婦兒有什麼不好，您罵也罵得，打也打得，我總是領受您老人家的訓教，祇要請您把話說明了就是了。

林母 (看着她) 訓教我才不够格，你是名門閨秀，書香門第，父母教訓就好。不像我門家這些丟臉貨，將來到了婆家，還得被人翻我這老骨頭。

若蘭

惠卿 媽，您扯到那兒去了！

惠敏 您可別扯到我頭上來，我可沒惹您生氣。

林母 你好——(有許多話好說，看着若蘭在，轉了語詞) 我也不過是批解批解給你聽聽，你呀還得好好兒的學學呢！做人——做一個女人——那麼便當整天的野，整天的刮拉刮拉，像個什麼樣子做。

娘的說說你淨算是好的，別將來給人家說閒話，那才丟夠爹娘的臉！

惠敏 (咕噥) 我有什麼閒話給人家說！

林母 (高聲) 你對我這樣就會給人說閒話！你這份兒脾氣呀！我看你(句)「難」！你對我娘這樣，將來到婆家，你對公婆也這樣？

惠敏 (觸動創痛，恨恨地) 婆家婆家說一輩子早婆家！

惠卿 (阻止) 惠敏！

林母 唔！祇要你一世好過！我是老也老了，死了最多(看着蘭一眼) 也跟人一樣啃幾句老骨頭！反正你一世受用(半威脅地) 你試試看！

惠敏 (咕噥) 試試看就試試看好了！

林母 (生氣) 好！試試看！明兒我找人去通知趙家，選日子送了過去乾淨，讓你去過好日子，省得你在家過得不耐煩。

惠敏 哼，沒那末便當，嫁雞嫁狗，由我自己！

林母 (出乎意外氣極) 什麼？你說什麼？

惠敏 (要待開口) ——

惠卿 惠妹你少說一句好不好！你看媽氣得那樣子！

惠敏 好！不說就不說，我沒你那麼好說話（要下）

林母 （氣得發抖）站住！惠敏給她鎖鑰住站定）你……你……你……給我跪下！

惠敏 （橫了心）哼（倔強地走了）

林母 （呆了）這孩子！這孩子！（突然）天哪！我還活着幹什麼呀！

惠卿 惠敏！惠敏媽！

若蘭 （頗為尷尬）

林母 （索性放開了哭勢）惠卿的爸呀——你——爲什麼要留我一個人在世呀——你爲什麼不帶

了我去呀！

惠卿 媽！別這樣，外面有客人！

若蘭 妹妹年輕不懂事，媽別生氣！

林母 （依然哭下去）我這一世苦還沒受够呀！還要讓這些小孽種來折磨我呀！

惠卿 （淚下）媽！您不要哭，外面還有客人，聽見了，不像話，媽，我求您，我求求您，我我（跪下）在這

兒跪下了。（匍伏在母親膝前，自己不禁痛哭起來）哦！媽！

若蘭 （千愁萬感一齊湧上心頭，借此迸發出去）媽！

（三人哭做一起，林母漸漸冷靜下來，想起外面有客人，馬上止住哭聲。）

林母 惠卿，你起來！

惠卿 是媽！你先別哭！

林母 我不哭！

若蘭 妹妹年輕，我們都年輕，您多原諒我們點兒。

林母 嘔，甯提了！(稍聞) 惠卿！你剛才說要跟我商量一件什麼事？

惠卿 (看蘭一眼) 我現在沒什麼要商量的了！

林母 唔？真的沒有？

惠卿 真的沒有！(轉環) 外邊有客，咱們外邊去吧！

林母 不用，我已經託你金耕哥代招呼着。嚟，你什麼時候走？

惠卿 我——我本來想——

林母 想怎麼？

惠卿 想——(看蘭一眼，蘭對他搖頭)

林母 唔？

若蘭 想一定今晚走。

林母 (看蘭一眼，不理，繼續問卿) 惠卿！(平和地) 媽待你們很刻薄唔？

惠卿 (惶悚) 天下做娘的，那會待錯兒女！

林母 哦！你記得你父親什麼時候過世的？

惠卿 我才七歲，妹妹還抱在手裏。

林母 到現在有幾年了？

惠卿 十七年了！

林母 這十七個年頭是好挨的！

惠卿

林母 三叔父他們要謀佔這一份薄產，你記得？

惠卿 那時候我還小，後來才知道！

林母 你知道些什麼？

惠卿 他們誣讒媽，造許多謠言，偽造許多卑鄙的證據，想把我們母子趕出林家！

林母 你媽是怎麼樣對付過來的？

惠卿 媽在縣裏做了稟告，辯明節志，剪了頭髮以示決心，並造了那間佛堂，叫明志堂。

林母 (含淚自語) 這些個苦，都是好挨的(間)你媽爲什麼這樣做？指望些什麼？

惠卿 媽自然是指望着我將來成家立業，替媽掙口氣，也替死去的爹掙口氣。

林母 你做到了沒有？

惠卿

林母 (厲聲) 你做到了沒有？

惠卿

(惶悚) 沒——有？

林母

哼！你也知道沒有。那末就該盡點心力去做呀！可是你就沒放在心上，祇顧貪着眼前的逸樂。你妹妹女孩兒家遲早是人家的。我一向就沒指望她什麼，不免太放縱了一點，想不到你娶親還沒滿月，那樣對我，我想你一向還算是好孩子，還算孝順你媽，還算聽我的話。也想不到你娶親還沒滿月，旁的事情都不提，單就對我說話，也學得支支吾吾起來了！我算是白指望你們一場。(淚下) 想起來，我的苦算是白吃，我的命真是這樣苦！

惠卿

媽，您又誤會了！——

林母

又誤會？怎麼，近來媽常誤會你了。

惠卿

您叫我怎麼說呢，這。

林母

你不會說，你那位聰敏伶俐的新奶奶會代你說的！

惠卿

(無可奈何，一筆勾銷) 媽，我決計今晚動身。

林母

(注視他) 決定了！

惠卿 (堅決地) 決定了!

林母 (母親的愛在她眼光中閃動,但她把袖鎖住了。不由得歎了口氣) 唉!也好!吃了飯,早一點準備準備,免

得脫班。出門什麼都得自己小心——

惠卿 我知道!

林母 你到外面去招呼招呼客人吧!(對蘭) 新奶奶,有沒整理好的東西,趕緊整理整理,免得臨時慌

亂。(對卿) 吃了飯,我有話叮囑你。你不要怪媽逼着你走似的。天下沒有再比做娘的心更苦了。好了,你們去吧!

(兩人剛要退下,阿桂上,神色慌張。)

阿桂 老太太,姑少爺,少奶奶,事情不不好!

林母 什麼事!

惠卿 怎麼啦?

若蘭 阿桂,你——

阿桂 少奶奶!你家老太太爺被抓去了!

若蘭 什麼你說?

阿桂 劉老太爺被憲兵隊抓去了!

若蘭 阿桂，你慢慢兒的說清楚一點！

阿桂 我奉了您的帖子，到您家裏，老太太爺却在跟幾個人吵吵架。後來人家說，那是維持會的楊楊老爺。老太爺罵他們漢奸，那兩個人人氣氣跑了。老太爺不管，他剛剛要跟我一起來的時候，忽然給憲兵隊請請了去！

若蘭 我爹臨去沒說什麼？

阿桂 沒沒有！我馬上跟跟到憲兵隊想打聽打聽，可是進進不去。我在門口站了一會兒。後來有個燒火的廚房，我託他探聽探聽，他他說，關起來了。我就回來報報信。

若蘭 這怎麼辦！我爸年紀這樣大了，還受這苦！

惠卿

(也跟着焦急) 怎麼辦呢媽！

(大家目光集中在林母身上)

林母 慌什麼！阿桂，你跟他们家劉升到各人親戚家去報一個信，看看有什麼門路。新奶奶，你家還有什麼人？

若蘭 除去幾個下人，沒有什麼人了。

林母 那末你先趕回家一趟，去安排安排。

若蘭 是！

林母 惠卿。你先他到于福山那兒去走一趟，把事情告訴他託他照應照應。要什麼錢用，你們不便，對

我說！

惠卿 是！（要下）

林母 慢！你今天不用走了！

惠卿 不用走。（對蘭看，兩人均驚異）

林母 唔！不用走了，讓你岳父出來了再說！你們去吧，這兒客人我就來招呼！

惠卿 （驚佩地）媽，您真是——

林母 辦事要緊，去吧！

若蘭 是！（二人下）（阿桂也要跟下）

林母 阿桂！

阿桂 （回來）老太太！

林母 你先去把應家少爺請來！

阿桂 是。（下）

林母 （眼望着他們下去，屹立着不動）

（芸香匆匆地上）

芸香
姑小姐，姑小姐！

林母
誰？

芸香
（惶恐）老太太我——我找姑小姐！

林母
姑小姐？

芸香
嗯！

林母
（氣憤）死了！

芸香
（驚異，手裏的紙跌下）死了？

——幕急下——

第二幕

人：

劉若蘭

林惠敏

梁世英

應金耕

芸香

林母

林惠卿

時：

景：

是年初冬下午三四點鐘到傍晚。

同第一幕，

不知是氣候轉變的緣故還是情緒的感覺使然。覺得這座房子比前蕭索陰沉得多了。客廳上的格扇顯得黯無光彩。院子裏的兩棵梧桐挺立着，祇剩了幾枝蒼勁的檜枝，走廊灣角處幾盆小柏樹還保持着綠油油的顏色。千瓣桃也祇剩得些脆弱的殘枝，像遲暮的美人一樣毫不動人憐愛了。半斜的太陽還照着這庭院，屋子裏更是陰沉，使人對這殘餘的光熱，有點愛戀。

幕啓——

芸香在收晒在那兒的衣裳。摸了摸有乾的也有沒乾透的，把乾了的衣服收下摺疊好。嘴裏不時在咕囔着。

芸香 (自語) 斷命天晒了的衣裳老不肯乾，到晚還是濕扭扭的！

若蘭 (上手裏拿着編結的絨線，一面編結) 芸香，你在咕囔些什麼？

芸香 我說，這天氣，剛一交冬，看着滿好的太陽，晒了衣裳老不肯乾。

若蘭 這有什麼值得咕囔的，天冷了，日短，太陽一會兒就下山，自然不易乾些。你看，這幾盆菊花已經枯得這樣，還不叫阿桂拿了去。

芸香 阿桂還不回來！回頭我對他說了！(聞)

若蘭 你留神呀！阿桂出去了，門房沒人，老太太回來叫門不應，回頭又得挨罵！

芸香 (有點不服氣) 張媽在幹些什麼！

若蘭 她也有她的事情。

芸香 (咕囔) 什麼屁事(牢騷)人哪,祇要一遇上老太太的喜歡,不好也好!

若蘭 (覺得好笑) 你也有那麼多的牢騷了?我叫你留神門就是了!

芸香 是啦老太太呀,不到晚飯的時候,不用想回來。我知道!

若蘭 你什麼都知道!

芸香 噫!老太太就是這一點脾氣,平常芝麻大的事兒都不放鬆,待一摸上牌,可什麼都不管了!還假

門假事的老是對人說:「唉,我看開了,還是打打牌!」(稍頓)老太太不在家,姑少爺一走,一到

下午,總是這樣死沉沉的沒一些兒活氣!

若蘭 你說話總是這樣有一搭沒一搭,我跟你說過多少次了?這兒不是咱們家,什麼都可以給你評

評。

芸香 我又不會去跟別人說!

若蘭 我不要聽你跟我講老太太的長短!

芸香 我不講就是了。小姐,您可別生氣。(低着頭擦墨衣服,咕囔地)其實這些話也頂不相干——

若蘭 (阻止)還要說!你懂得什麼!(吐了一口氣)有一天,替你找份有公婆的人家,把你一嫁,你就懂

得了!

芸香 (見真生氣了，不響，扭轉了頭收拾衣裳)

若蘭 阿桂還沒回吧？

芸香 沒呢！也該回來了！小姐，老太爺——

若蘭 唉！想不到你老太爺也是——快六十歲了！

芸香 老太爺一向不是滿好的，一年難得生一回病的！

若蘭 那次事情後，身體就壞下去了！我像聽見打門的聲音。你去看看，(側耳) 有人開門了。你聽聽。

是誰，別是老太太回來了！

芸香 嗯說不定是阿桂！(下)

(若蘭把衣服略一整理，掠了掠頭髮)

芸香 (上) 姑小姐放學啦！回房一下就來，她說請您等一等，她有要緊話跟您說。

若蘭 哦！(思索地) 要緊話？

芸香 您看，姑小姐不是來了。

惠敏 (在內) 嫂子！(上，手裏拿着一封信) 嫂子！請客，請客，我告訴你個好消息。

若蘭 噯！妹妹，什麼好消息？

惠敏 請客不？

若蘭 當然請！

惠敏 好！告訴你，大哥就要回來了！

若蘭 真的

芸香 (也高興) 真的？姑小姐，你快說，姑少爺什麼時候回來？

惠敏 你看這封信(遞信給蘭，蘭拿出來看)還是昨天寄到的，我今天早上到學校才看到。

若蘭 (看着信) 唔！

芸香 (焦急地拖着惠敏衣裳) 姑小姐，你快說呀！姑少爺倒底什麼時候回來？

惠敏 (作弄她) 芸香，我問你，姑少爺回來，你高興些什麼？你比嫂子還念他？

芸香 (想不到她說這樣話，羞得滿臉通紅) 啐！你真是一——我不來了！跟你說說話，就是這樣！(一賭氣，拿

着摺疊好的衣裳就走)

惠敏 (一把拖住) 怎麼啦，你生氣了？(哄小孩似的) 噢！別牛氣，別生氣，我告訴你好不好？姑少爺幾時

回來！

芸香 (要掙脫她手) 我不要聽了！

若蘭 (看完信) 芸香(笑着) 你不能跟姑小姐沒規沒矩。

芸香 (委曲地) 是她惹我末，誰叫她說我——(要哭)

惠敏 噢！我不好，我不好！回頭我請客！唔？我真的告訴你，姑少爺今天就要回來了！

芸香 (半信半疑) 真的？

惠敏 真的！

若蘭 (笑着) 妹妹，你別哄她！

芸香 哦！哦！你哄我，你哄我好！我不來了，我永世不理你！

惠敏 (不禁大笑) 哈哈！哈哈！好芸香，說真的，姑少爺就在這兩天回來，那一天可沒說定！

芸香 姑小姐最壞！我再也不跟你好！

惠敏 你還生氣？

若蘭 芸香，你還有規矩沒有？

惠敏 沒關係，沒關係，我跟她玩笑慣了。

若蘭 這信還是大前天寄的，慢了。

惠敏 大哥上一次信說定那一天回來沒有？

若蘭 (勾起一件事) 沒有！

惠敏 就爲了那封信，媽又鬧了一次不是？

若蘭 唉？(搖搖頭，不談)

惠敏 (突然嚴重地) 嫂子，我問你一件事。

若蘭 什麼？(間) 你說呀！

惠敏 (看了芸香一眼) 芸香，你還生我的氣嗎？等會兒我送樣東西給你，好不好？現在你去唔——唔

張媽在幹什麼，我有幾句話，要跟你小姐談。

芸香 (拿着摺疊好的東西下去，餘氣未消，對惠敏) 我不要你的東西(下)

(兩人含笑的看着她下去)

若蘭 什麼事，要不要到我房裏去？

惠敏 (斂了笑容，鄭重地) 不用(稍頓) 嫂子，你可不能瞞我一點兒。

若蘭 (覺得嚴重) 什麼呀？我幾時瞞過你來的？

惠敏 (稍頓) 你說，媽這幾天來跟那個什麼金桂嫂在鬼鬼祟祟地幹什麼？

若蘭 (明白了她欲問的事，不露聲色) 媽？沒幹什麼呀！

惠敏 前兩天應家表哥陪來的那個女客是誰？

若蘭 哪一天？

惠敏 前天！

若蘭 我也不認識。聽說有一位是叫金桂媽媽！

惠敏 哼！我猜準是她！

若蘭 (裝做不明白) 怎麼啦？

惠敏 這兩天媽天天在替我們排八字是不是？

若蘭 (故意) 你們你跟誰？

惠敏 (蹬脚) 嫂子，你還裝假(爽快) 我跟趙家那小子！

若蘭 你怎麼叫他小子！

惠敏 我不叫他小子，叫他什麼？

若蘭 他是你未來的姑爺呢！

惠敏 人家急得要命，你還有這興緻開玩笑！

若蘭 (正色) 說真的，這事我可不大清楚！

惠敏 好，不說，不說，得謝謝你，沒事(要走)！

若蘭 (一把拖住) 好妹妹，你幹嗎那樣性急呀！你聽我說。

惠敏 你真說了，我也有幾句話可告訴你聽。

若蘭 (有點爲難) 說真的，我的確是不清楚。你想，媽作事，她會告訴我？

惠敏 你整天在家，當然可以聽到些個。

若蘭 我就是聽說了一點，準不準可沒法擔保。

惠敏 你說給我聽。

若蘭 我先問你幾句話。

惠敏 你說。

若蘭 許給趙家的時候你幾歲？

惠敏 十歲吧——唔！九歲！

若蘭 男家幹什麼的？

惠敏 什麼也不幹！

若蘭 你——那一位在唸書？

惠敏 那小子誰知道，說是那末說，可是我却知道他已經不唸了。

若蘭 幾歲了？

惠敏 同年吧！

若蘭 (帶點神祕) 你們見過面沒有？

惠敏 (坦白地) 見過了！

若蘭 (想不到) 見過了！

惠敏 他沒見着我，我可見過他了。

若蘭 (不解) 這話怎麼說？

惠敏 (想了想) 對你說也不要緊。我有個同學的弟弟跟他恰巧同班，我就設法偷偷的見了他一次。
那小子大概還朦在鼓裏！

若蘭 (驚歎地) 你好大膽！

惠敏 那有什麼希奇。我不像大哥。(看她一眼) 連見見你的勇氣都沒有！

若蘭 (臉一紅，馬上就恢復過來，有興趣的) 你用什麼方法？

惠敏 (搖搖頭) 不談這個。

若蘭 人一定很漂亮？

惠敏 唔，外表還不錯，可是有什麼用？缺點多得很！

若蘭 什麼缺點，你倒知道挺多？

惠敏 不談，不談。你爲什麼老釘着問這些？

若蘭 我一點不大清楚。

惠敏 那你現在清楚了。倒被你考了我半天，考完了沒有？

若蘭 沒完——

惠敏 沒完也得完了，現在該我來問你了。

若蘭 你問吧，我可考不上你那點分數。

惠敏 那一天，那兩個老太婆，作了些什麼？

若蘭 有許多我也祇是聽說，要不就是猜測。那天他們是上午來的。你們那位應家表哥也在，先在你

媽房裏咕嚕了半天。在吃飯時候大概因為有我在，沒說什麼，光聽見那個叫什麼金桂媽媽的誇讚了幾句趙家的少爺。我猜測是那麼一回事兒。吃完了飯，三個人又到你媽房裏談論了半天，大概為妝奩的問題。

惠敏 這件事是那方面先提起的？本來不會這麼早。

若蘭 唔——聽說這邊先提起。唔——你有什麼事情得罪了你表哥？

惠敏 誰那一個？一隻眼？

若蘭 嗯！恐怕他在你媽面前說了些什麼，你媽好像非常焦急地想早點替你完了事算了。

惠敏 （咬着嘴唇）哦，又是他（稍頓）你知道他們決定什麼日子？

若蘭 聽說還沒定日子。不過很快，早到今年年底，至遲明春。

惠敏 （決定了什麼似的）好吧，這樣也好。

若蘭 你怎麼啦？

惠敏 你瞧着好了。

若蘭 有什麼打算何妨講出來，咱們商量商量。

惠敏 我已經商量得夠多了。本來未打算等到滿了法定年齡，找個律師登個報否認婚約有效！

若蘭 你媽怎麼會答應？

惠敏 不答應也沒用，不過現在可得另想法子了。

若蘭 你決定了些什麼？

惠敏 不能說！

若蘭 也好！吐了一口氣。你還不相信你嫂子不是怕去告訴你媽？

惠敏 那倒不是。您別多心。（略一沉思，換一種聲調）嫂子（拉着她手）您是我的好嫂嫂，也是我的好姊姊。

（有用意地）你的苦心，你的境况，我再明白不過你得——想法子救你自己。

若蘭 （意會到，但掩飾地）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惠敏 剛才我對你說過，我也可以告訴你一件事，關於你的，你先別——

若蘭 （二驚）什麼事？

惠敏 我是問你一個人（欲言又止）問出來，你不見怪？

若蘭 妹妹，你怎麼也學會了那麼多人情世故了？

惠敏 唔，好，我問你那位表弟梁世英！

若蘭 （陡然異樣）他怎麼樣？

惠敏 他常來？

若蘭 他常來？不！

惠敏 我曾經碰見過兩次。

若蘭 （低着頭）也就是來過那兩次！

惠敏 我看他——

若蘭 怎麼？

惠敏 我看他也像對你很關心！

若蘭 關心？不——

惠敏 嫂子，告訴我有什麼關係呢？你跟他很談得來？

若蘭 沒有！我們祇是親戚。從——從小在一起玩兒。

惠敏 在從前感情很好？

若蘭 不，喔，小時候當然無所謂。大了——那彼此就疏遠了。

惠敏 他——有點兒愛你——

若蘭 (臉色陡變) 妹妹,你說話——

惠敏 (握住她手,感動地) 好嫂子!照理,我不應該問你這些話。可是有人在我媽面前造你的謠言。

若蘭 (臉色慘白) 在媽面前誰?

惠敏 (沉重地) 應金耕,我的好表哥!

若蘭 (呆若木鷄) 他?

惠敏 (咬着唇) 唔,也是他!

若蘭 (突然抱住了惠敏哭了起來) 呵,妹妹!

惠敏 (慘然) 所以我說,你得想法子救你自己。(誠懇地) 嫂子,你不應該把我當作你的小姑娘看,你應該把我當作你的妹妹看。我是生長在這個舊家庭裏,我身受着這些痛苦,我不會像普通一般小姑娘幫着母親欺壓嫂子,我們是同一時代的人。可是你好像不大瞭解我。不是我批評你一句,你——舊書唸得太多,新書看得太少。大哥是個克勤克儉的謹慎忠厚人。母親,她也是個可憐人,在舊禮教的鎖練下磨練成了她那種性格。以為做人,尤其是做女人應該像她那種樣子。然而她本身同樣是個被欺騙被犧牲的弱者。那末,你能說,我們這家裏有誰錯?有誰不是?不能,然而我們爲什麼每個人都有痛苦?

若蘭 (被說着了心事,索性盡情一哭)

惠敏 (情勢至此，也索性說個痛快。) 嫂子，真對不起。我又惹您哭了。我瞭解您，我懂得您在溫柔婉淑的

外表裏包藏了一顆慘痛的心。爲了名譽，爲了身份，您寧願忍受一切痛苦。然而像你這樣忍受下去，這痛苦是不會完的！嫂子大膽一點，堅強一點！生在這時代我們應該堅強地接受一切新的，合理的，拋棄那些舊的，腐敗的！這沒有什麼猶豫（痛心）中國的女子已經在黑夜裏過了幾千年了，到現在還沒有完。這夜不能說不長！有人說，革過幾次命了，好像黑夜已經過去。然而我們抬頭望（望天，痛憤）天，依舊沒有亮而且更黑更暗，離開天明還長着呢。然而（堅定）天總是要亮的！新的，合理的總是要建立起來的！誰也拉不住（用較低的聲音）嫂子，不要哭了，你太——跟我哥哥一樣。你在這兒跟大哥共住沒幾天，但是我看見你們偷偷地飲泣不止五六次了。

若蘭 謝謝你，好妹妹別說了。我不比你，我是——我希望你能打開一條路來，爲你，也爲了我們這同一代的女子。

惠敏 您也不要把您自個兒的力量看輕了。

(芸香畏怯怯上，看見她們這情形，想退下，已給惠敏看見。)

惠敏 芸香，不用走了，我們話也說得差不多了！

若蘭 (馬上擦乾眼淚) 有什麼事！

芸香 小姐，阿桂回來了！

若蘭 回來了？老太爺病怎麼樣？

芸香 我問的，老太爺病好了。

若蘭 阿桂呢？幹嗎不來回我？

芸香 梁家表少爺也來了，跟阿桂一起來的。

若蘭 誰，世英？

芸香 嗯！

若蘭 他（偷看敏一眼，恰巧兩人目光相遇，低了頭）他又來做什麼？

芸香 不知道，許有什麼事呢！

若蘭 你沒有說我不在？

芸香 不在？沒有！我說您在裏邊。您不見他？

若蘭 （偷視惠敏，惠敏沒有表情，猶豫了半天）唔——好吧，你叫他等一等，說我就來。

芸香 嗯（下）

若蘭 唉，真是——冤孽！

惠敏 （難以措辭，不語，脈脈地看着蘭下去，搖搖頭深長的歎了一口氣）唉！（想起了自己的心事，呆呆的望着遠處

沉思）

(應金耕鬼祟祟地上，他輕腳輕手地走到惠敏的背後，惠敏已經覺察，回頭)

惠敏 哦，(一肚子氣)是你!

金耕 (笑嘻嘻地)是我，是我妹妹!

惠敏 (一言不發，回身就走)

金耕 別走，別走妹妹。爲什麼一看見我來了就要走?

惠敏 我有事!

金耕 有事唔，剛才你跟你們嫂子，一談就是半天!

惠敏 (勃然)你——(忍耐下來)我跟嫂子就談不得話?

金耕 能談，能談，你們姑嫂倒好親熱呀!唔難得難得(惠敏不答)那個姓梁的小子，又來了!

惠敏 (諷刺)奇怪，你能來，人家爲什麼不能來?

金耕 對，對，能來，能來!我是你的表哥，他是你嫂子的表弟，一樣，一樣!嘿嘿!唔——那個姓梁的，跟你們

嫂子很親熱?

惠敏 親戚爲什麼不親熱(故意)你和我不是不一樣，也親熱?

金耕 (有點喜歡)對對，可是，我知道你心裏有點討厭我。

惠敏 (學着他的口氣)不敢，不敢，我一看見你呀，高興還來不及!

金耕 真的你是在說反話（乾笑）嘿嘿！

惠敏 哼！

金耕 說真的，惠妹人哪，不可以貌相，你別瞧我（嚥一口唾沫）——嚶，你呀，誤會我，總是誤會我其實

我這個人哪，喏，你媽就知道，直心直腸子，人家要託我什麼事呀，能辦的，我總辦辦不了那是沒法子！譬如——

惠敏（攔斷他的話）奇怪，這些話，你對媽說去！對我說有什麼用？我也不請你辦什麼事，我也沒一個

子兒好處送你！

金耕 你看你……你，把我說得好像我到這兒，就是向你媽要錢來着。

惠敏 不然，為什麼吃了自己的飯，專管別人的事！

金耕 沒有，沒有呀！我管誰的閒事來着？

惠敏 哼，你報了我媽些個好消息，你替我媽出些個好主意！

金耕 喏，你，你說得我真不懂！

惠敏 嘿，還裝什麼假（頓）我的事情，我自己不着急，要你替我着急，唔，我謝謝你！

金耕（知道掩飾不了）喔，原來你說得是趙家提親的事呀！我說呢，我可沒有得罪了你，為什麼老跟我生氣（鄭重其事）嚶，這件事，我的確是沒有過問。這完全是你媽一個人的主意，我事先是一點也不知。

惠敏 哼

金耕 你不信不是我可以向你——罰誓那一個王八蛋灰孫子才——

惠敏 得了得了。再比這個難聽一點的名字，你也不是一樣承當下來了！

金耕 你是說我當——（嚙一口唾沫） 噯，我說過末，這叫要吃飯，沒法子！

惠敏 在你沒做這事之前，你家餓死了多少人？

金耕 噯噯你看，你看，話不是這麼說俗語說，人望高，水望低——

惠敏 （覺得不入耳） 原來你現在是望高爬了！

金耕 咄咄咄！你這樣說，我就沒法兒跟你說話了，嘿！你要想一想呀，現在到底是人家的天下！

惠敏 得了，得了，你知道你沒法兒跟我說話，那末你可以走了！（看着他） 你不走？那末，我走！（起身走）

金耕 （嘻皮笑臉） 你爲什麼，老是要我下不來面子噯，我不在乎呀！我是一向把你當作我的——

（嚙一口唾沫） 親妹妹看待的。（隱隱然） 我替你盡了多少心，你可一點兒也沒知道呀噯噯噯！

走呀，輕聲而嚴重地）我今天又有一個秘密消息告訴你！

惠敏 （頗想知道，但矜持地） 哦，你的秘密消息倒真多呀！

金耕 （得意） 這還不容易，所以，你呀，以後有什麼事情，要跟我商量商量，準沒虧吃！我還不幫你的忙！

臂膀總是向裏灣的，你說是不是？

惠敏 (不走了,但也不問) 唔——

金耕 (看出她的意思) 惠敏妹!我先問你一句話好不好?

惠敏 (有點氣) 我不知道!你別問。(又要走)

金耕 噯,別走別走,我不問,我不問得了!我告訴你。(鄭重其事,四面看看) 嘿!你知道高崗他現在哪兒?

惠敏 高先生?哦,高崗?不知道,他不是跑了麼!

金耕 是呀!那個時候要抓他,他跑了。嘿,這小子真膽大,他又回來了!

惠敏 (一驚) 又回來了?

金耕 噫!他又偷偷的跑回來了。祕密得很哪!恐怕連你都不知道吧?

惠敏 我跟他並不熟!

金耕 (異樣感覺) 那末你跟那一個頂熟?

惠敏 熟的多得很!

金耕 多得很?全是男的?

惠敏 男的更多!

金耕 更多?那末你說說看,是那些個人?

惠敏 我跟你也不是挺熟!

金耕 嘿，我不是問這個！

惠敏 那你問什麼？

金耕 我問的是你的——你的——

惠敏 唔？

金耕 我問的是你的（賊頭狗腦）相好。

惠敏 （大怒）什麼（忽然改變）你要問我的——相好？

金耕 嚶！咱們說着玩兒，你說說看，是誰？

惠敏 我可以告訴你，你可別再去告訴我媽呀！

金耕 （挨近她）當然，當然是誰？

惠敏 （平和地）是你！

金耕 什麼是我？

惠敏 哦！

金耕 （突然大笑）哈哈！哈哈！

惠敏 （看見他那猥猥穢穢的樣子，忍了半天的氣，怒憤，一齊迸發出來，趁他笑得起勁時，突然「拍」的一個脆

耳括子打過去，打得他摸着面皮呆了半天。惠敏回身就走。剛走到下場處，聽得裏面林母的聲音問：「誰在這兒

啊！聲音剛完，上！

惠敏 (站住) 媽！

金耕 (摸着面皮，呆在那兒)。

林母 (見他們形狀) 怎麼啦？你們兩人？

惠敏 (看金耕一眼) 哼！(下去了)

金耕 (好像突然醒悟過來的) 哦，哦，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摸着臉) 我跟惠敏妹在撩天兒，說笑話！

林母 怪不道呢，我回來就祇聽見你一個人兒呱呱的聲！

金耕 (有苦澀法說) 沒有，沒有，嘿嘿！今天手氣還好？

林母 好什麼！

金耕 輸不多吧？

林母 唔！金桂媽媽去找過沒有？

金耕 (看看惠敏走遠了，沒有，不自覺的摸着臉皮) 找過了，他說明兒個來(鬼鬼祟祟) 信，找到沒有？

林母 (搖了搖頭) 沒有，這丫頭的東西藏得緊得很。

金耕 說不定接到就燒了。剛才我問了她三天，就沒問出個名兒姓兒。

林母 你問她來着

金耕 噫問了還挨了——（嚥了一口唾沫）

林母 唔？

金耕 險些兒挨她幾句罵！

林母 唔這孩子野，不比她哥哥。罵還好呢，要她一個不樂意，還揍人！

金耕 （摸着臉皮陪笑）嘿嘿，揍倒沒有，倒沒有，嘿嘿！

林母 有事沒有？

金耕 嘿嘿，也沒有什麼事。

林母 沒事，就吃了晚飯去。

金耕 （抓着頭皮，好像有什麼為難的事情）唔，咄，（自語似的）他媽的，這真麻煩。

林母 怎麼啦？

金耕 咄，明兒個有一件尷尬事兒。我有個朋友——

林母 （明白他）又要錢不是？

金耕 （陪笑）嘿嘿，就短那末（手一比）一個數目，姑媽要是便，就先移一移，過天就還您。

林母 得了，借給你的錢，還指望着還少向我嚕嘛幾次就得了。

金耕 您看，姑媽您把我說得，嘿嘿！

林母 好吧！錢等會兒回房給你。（頓）不能少一點兒？

金耕 （笑臉）我要那個數目。

林母 好吧。我也早知道，這兩天又走殷勤了，大概是身邊光了。唉！用錢總得要省一點兒，你姑媽積這幾個錢是不容易的。

金耕 那是，那是（報効地）姑媽，我報告您一個消息。

林母 唔？又有消息了？

金耕 那件事情，惠敏妹像已經知道了！

林母 知道了？

金耕 嗯，她剛才就問我來着。

林母 哦？她怎麼問你？

金耕 她埋怨我不該告訴你，而且不應該出這主意。

林母 唔（沉思）知道就知道吧。

金耕 （鬼鬼祟祟往裏看了看，不自覺的摸着臉）我說，這件事要辦哪，得趕快辦，遲了，說不定會有變化。

林母 變化？唔知道了。

金耕 還有一件事，您可別生氣呀！

林母 哦！你真能辦事呀！

金耕 哪裏，哪裏，還不是姑媽您說得好！

林母 什麼事？

金耕 那個姓梁的小子，又來了，您沒看見？

林母 又來了？在哪兒？

金耕 跟您的好媳婦兒在西廂房密談呢！

林母 讓我去看。

金耕 不忙，您沒抓她錯兒，您怎麼能動，噓噓，您看您看，他們來了。咱們躲開！

林母 躲開？我躲她？

金耕 走走走！（一把拖林母下）

（稍間一刻，若蘭和梁世英上）

若蘭 （低着頭，稍停） 你何必苦苦的逼着我呢！

世英 （二腔熱情） 我沒有逼着你，我……我實在——

若蘭 （回身） 我求求你，你快回去吧！你看大已經快黑了。——唉，孽障！

世英 蘭姐，實在太感動我了。「花瘦綠感東風音，還佈蕭郎獨憔悴」你既然感謝，為什麼還忍心使

他這樣憔悴呢？蘭姐，我不怕你見笑，把你的詩讀過一遍，二遍，三遍！不知多少遍！我一夜，兩夜，三夜，不知多少夜沒有合上眼，它是那樣清麗，那樣悽婉……你對我好意的鼓勵，我感謝。我知道你的用意，我懂得你的苦心，可是我們是這樣地緣慳！

若蘭（沉鬱地苦笑）你懂得我的苦心？

世英 難道我，我還不能算懂得你？

若蘭（搖搖頭）你沒有懂！

世英 我懂！（低沉）你不愛我，你——祇是可憐我！

若蘭（半掩飾）你有什麼值得可憐的！

世英 你爲了我的病。

若蘭（正色）真的，你爲什麼不好好兒的養好你的病？一定要沒意思的胡思亂想！

世英 養病？（苦笑）哼，我奇怪我的病爲什麼不突然重起來，死了乾脆！

若蘭（嚴重的阻止他的話）你瘋了你！

世英（低頭）

若蘭 唉！

世英 我這病（句）是——養不好的了！

若蘭 你爲什麼總是這樣想！

世英 (感情漸漸激動) 你還叫我怎麼想呢！——這個世界，倒底不是我們！我的存在就是多餘！明天或者後天，在最短的將來，我就會離開了這世界的。——我每天清早起來，我說：「我又看見太陽出來了。」每天晚上，我說：「我又看見太陽下山了。」我不知道我還能看見幾次太陽從東邊出來，也不知能看見幾次太陽從西面下去……太陽落了，我想，太陽起來了總要落下去，人生了也總要離開這世界的。平常得很，沒什麼稀奇。尤其像我，活着，沒有覺得多存在一點什麼，死了，自然也不會覺得少了一點什麼。太陽依舊會從東面出來，西面下去。直等到這世界整個兒的毀滅。

若蘭 (感動) 你爲什麼要想這些個空話呢？你還年青着，你才二十歲！你——

世英 (苦笑) 是的，我才二十歲，我還年輕，正是花兒剛要開的時候！可是，它剛展開了一兩片花瓣兒，就有人刺傷了它的心，眼看着不待開放，却已經萎枯了。

若蘭 (不安) 你少胡想！有誰刺傷了你的心呢！

世英 (歇斯里的地) 是你，是你！是你刺傷了它的心，扎傷了它的瓣。丟下了，不管了，回頭要求你賞它一點甘霖，給它一點溫暖，你不肯，你不管，你忍心讓它在路邊慢慢兒的憔悴，枯了，萎了，踐踏了！

若蘭 (激動，委曲) 我沒有，我沒有，我沒有！(掩面而泣) 你埋怨，你埋怨好了！你問問，問問你的良心，我待錯了！你沒有！

世英 我埋怨！哭了起來）不錯，我不應該埋怨你，我不應該——埋——怨——你！你沒有待錯我，我不能怪你！我怪誰？我不能怪誰，大概祇能怪播弄人的命運吧？除外，該埋怨的，還是我自己！「多情自古空餘恨！」普天下多得是死不完的癡心人！我倒是該請您原諒我了！是的，我請你原諒，我不該埋怨你！

若蘭 ——

世英 我早個不祥的東西，你是個幸福的天使，我不能讓我把痛苦帶給你！

若蘭 幸福呵！天該知道他賜給我的是什麼！

世英 不是麼？姊夫那麼好，你們倆那麼——恩愛！我不能把我的不幸帶給你！唔，我該走了！

若蘭 你——走吧！我很抱歉，我不能留你！

世英 是的，我早說過，我是頭烏鴉，我是頭夜鷹。我到那兒，那兒就是晦氣。你放心，我不會使你再看見我這不祥的東西了。

若蘭 （難受）世英，並不是——唉，好吧，我送送你。

世英 不用了。

若蘭 你自己該知道，——你姊姊這一回就算辜負了你了。

世英 這些都不要說了。

若蘭 (忽然想起) 慢! 慢! 你等一等。

世英 怎麼?

若蘭 我送你的兩瓶藥，你帶了走。

世英 不用了，蘭姐，吃什麼藥呢?

若蘭 不，世英，你聽我的話，回家好好兒的養病，把病養好了再說。

世英 (苦笑) 病養好了又怎麼樣呢?

若蘭 姊姊替你介紹一位頂美麗頂活潑的姑娘。

世英 謝謝你的好意，我不想了。(要走)

若蘭 世英，你聽我說，世界上並不見得祇有一個人才值得你羨慕欽佩的，你把眼光放大一點，而且，除了愛情之外，還有事業，還有名譽，還有地位!

世英 (低頭不語)——

若蘭 你你何必死釘着我呢?——我——已經是有了——

世英 蘭姊! 隨你怎麼說，我就是這樣子了。——我不會忘記你的!

若蘭 不要這樣，你就沒有理智地想一想，這樣會加深了你的痛苦，也加重了我的痛苦。事情已經到了這地步，你怎麼還這樣想不開呢? 不要這樣傻，寬心一點，身子要緊。

世英 我感謝你的好意——但我並不感謝你的安慰！

若蘭 唉！你還要我怎麼樣呢！

世英 唔！我走了，我答應永遠不再見你，不過我是個活不了多久的人，（悽慘地）我死後，當你在快樂之餘，偶然地想起有過這麼一個人，他是一向愛慕着你的，你偶然走過他墳頭的時候，肯買上一束鮮花，點上幾枝清香，在我已經是感激不盡的了。如果我地下有靈，我也一定保佑你。

若蘭 （掩面低泣）——

世英 今天，總算是我們生別的一天，我倒有一個要求！

若蘭 唔？

世英 我祇要求一次——

若蘭 （吃驚）什麼？

世英 請你答應我，親一親你！

若蘭 （斷然拒絕）不能！

（太陽下山，天色漸暗。）

（林母的影子在後面幌動）

世英 不能（想到）不一定要用嘴，你怕我的病，讓我吻一吻您的手，您答應麼？

若蘭 (猶豫) 唔——

世英 我這要求沒過份吧?

若蘭 (低頭)

世英 蘭姊，我沒有向你要求過什麼。這是最初的一次，也是最後的一次。(悽慘地) 我是個見不到幾次太陽的人哪!

若蘭 (慘然伸手給他)

世英 (緊握住她的手，吻，閉上了眼睛)

(林母出現)

林母 誰在這兒?

(兩人急分開)

林母 哦!

世英 伯，伯母。

林母 唔! 我道是誰，老遠地看也看不清，原來是梁家少爺，少見哪!

世英 伯母，您好?

林母 唔! 還好，還不是這樣子! 老了，就是眼睛不大方便，要是有什麼野貓偷食呀什麼的，可就瞧大不

清」。

若蘭 媽，您——

林母 (攔斷，但平和地) 唔有什麼話，等會兒再說吧！(對梁) 梁家少爺，怎麼不到客廳坐坐？這兒呀，要天

黑了才好玩兒哪！

世英 (尷尬) 不，伯母，我本來要走了。蘭姊，我走了，再見吧！

林母 怎麼啦！這樣匆忙再玩兒一會不好？

世英 不，伯母，我還有一點兒要緊的事。

林母 哦？還有比這兒更要緊的事嗎？那沒法兒留了！

世英 唔，再見！

(梁下，若蘭不知所措)

林母 新奶奶，怎麼啦？送客呀！乾在這兒幹什麼？送完了客就到這兒來，我有喜訊告訴你！

若蘭 (不解地) 唔？

林母 我說有喜訊告訴你就有喜訊告訴你。你快去快來！

若蘭 嗯！(下)

(林母眼望着他們下，應金餅打另一邊鬼鬼祟祟上)

金耕（輕聲）怎麼樣，姑媽，這一下您可親眼看見了吧？

林母（咬着牙）好媳婦，我林家這一下可有了面子了。我倒一向還拿她當個人看待，她倒還有這一手。

金耕 慢慢兒來，慢慢兒來，嘿嘿！您可別生氣。身子要緊，不過饒可輕易饒不得。（剛在說得起勁，惠敏上，兩

人目光一接觸，惠敏瞪了他一眼，他趕忙摸着臉兒，似乎忘了什麼）啊，我去去就來，我去去就來（邊說邊溜了）

惠敏 媽（似找人要下）

林母 到哪兒去？

惠敏 嫂子呢？

林母 哼！一會兒就來，你找她幹什麼？手裏是什麼？

惠敏 嫂子的！

林母 那兒寄來的！拿來給我看看！

惠敏 是大哥寄來的！

林母 大哥好，拆開來唸給我聽。

惠敏 什麼？媽！

林母 拆開來唸給我聽！

惠敏 不能，得讓嫂子自個兒來拆。

林母 我要你拆，你不拆，拿來給我拆！

惠敏 (不以爲然) 這是嫂子的信，我們不能隨便拆！

林母 不能夠？你說的既是你大哥寫來的信，娘就不能看兒子寫的信？這又是你們新派人的規矩？

惠敏 倒不一定是新派人的規矩，——唔，媽，你聽我說，您假如一定要看信，回頭等嫂子來，您當面交

給她，她好意思不當着您的面拆開來看？您現在一拆，說起來倒顯得媽小氣。

林母 那末把信交給我，我不拆。

惠敏 既不拆，讓我給嫂子得了！

林母 (厲聲) 交給我！這一點都不相信你娘了？

惠敏 噢，我不管！(信交給母，要走)

林母 惠敏，不要走！

惠敏 唔？

林母 留在這兒不要走！

惠敏 幹什麼？

林母 你別問，我叫你留在這兒，你留在這兒瞧就得了。

(惠敏剛要問，若蘭上)

若蘭 媽！

林母 唔！

(沉默片刻，空氣有點尷尬)

惠敏 媽，您叫我瞧什麼？

林母 (問蘭) 客走了？

若蘭 嗯！

林母 很好！

(又沉默)

若蘭 (調和空氣) 媽，您說有喜訊，什麼喜訊？

林母 (遞信給她) 您先看看這封信。

若蘭 (遲疑地接過信，拆開看，面露喜容，但矜持着)

林母 (其實是探索) 是喜訊吧？

若蘭 是——是喜訊！

惠敏 嫂子，什麼喜訊？大哥回來了？

若蘭 嗯！

惠敏 說定那一天沒有？

若蘭 信上說是今天。（看天色）這時候——

惠敏 （高興）今天哈！大哥回來了，媽，大哥今天回來了，一定帶來許多東西。真是喜訊。（故意）媽你請喜歡吧！您一向盼望着大哥回來不是？嫂子，你也盼望到了。這倒真是高興的消息。

若蘭 唔，是喜訊。

林母 （天色漸暗，月光照耀，冷冷地）這還算不得喜訊。

惠敏 那末，你還有什麼更高興的事告訴我們？

林母 唔，有更高興的，至少，你嫂子應該更高興。

若蘭 會使我更高興！

林母 唔，我知道你一定會高興。

惠敏 媽！究竟是什麼呀？您快告訴我吧！我高興極了，我——

林母 要你「瞎起勁」幹什麼？管你什麼事？（大家不響，沉默稍許，心平氣和地）新奶奶，聽說——你在

這兒住得——很不如意是不？

若蘭 (吃驚) 媽您——

林母 所以，現在有個更好的消息，你——可以搬回去住了！

若蘭 媽，這是什麼意思？

林母 就是這樣，沒有旁的意思。

若蘭 您的意思，是要我離開這兒？

林母 你喜歡這麼說也可以。

若蘭 跟惠卿一起離開？

林母 (淡淡地) 惠卿是我的孩子，當然跟我在一起。

若蘭 什麼你說——

惠敏 (意欲調和) 媽，您又說笑話了。

林母 (厲聲對敏) 你少說！(仍和氣地對蘭) 說得不好聽一點，就是離婚了，再不好聽一點，(較重的口吻)

是惠卿把你「休」了！

若蘭 惠卿把我休了？

惠敏 不會的！

林母 你少說！

若蘭 (顫巍巍地呆了半天，輕輕地) 惠卿把我休了(鼓起勇氣) 爲什麼?

林母 新奶奶，不，我該叫你劉小姐了，自個兒做的事，自個兒總明白，不說出來，大家都好!

若蘭 (明白她所指的) 我沒有——

林母 (搶着) 有的!

若蘭 我沒有! 我沒有!

林母 你有的! 你有的!

若蘭 (哀求) 媽，您弄錯了，您誤會了，您——

林母 (厲聲) 不用強辯! 我親耳朵聽見，親眼睛看見，還辯什麼!

若蘭 你是指剛才——

林母 從現在起，你與我林家沒有關係!

若蘭 (掙扎) 不能!

林母 不能?

若蘭 等惠卿回來再說，他會懂得我!

林母 嘿! 倒想得好，惠卿一回來，你祇要施展一點兒妖媚功夫，就可以把惠卿弄得昏頭昏腦的啊!

若蘭 媽，請您說話的字眼兒尊重一點。

林母 笑話，我有什麼不尊重的！再尊重一點的字眼兒，也用不到一個娼婦的身上！

若蘭 (氣極) 你——(搖搖欲墜) 啊！媽呀！(痛哭倒地)

惠敏 (搶過去扶她) 嫂嫂！

林母 (冷冷地) 哼！這些個解數，給惠卿看哪會給你迷住，施展到我老太婆這兒來有什麼用！

惠敏 媽，您少說幾句不好？等下大哥回來，見家裏弄得亂七八糟，知道了該多傷心！

林母 哼！你大哥能知道倒好了，要說傷心，也傷心不過我呀！

惠敏 那末，等大哥回來再說。

林母 (高聲) 芸香！

惠敏 幹麼？

林母 芸香！芸香！這死丫頭跑到哪兒去了！

芸香 (上) 老太太！

林母 你們小姐要回家去了，你去替她收拾一個箱子！

芸香 (看着情形，莫明其妙) 唔！

惠敏 (阻止) 媽！

林母 你少管！(對香) 跟你說你們小姐要回家了，把你們小姐該用的東西去收拾收拾，整理一個箱

子收拾完了，拿來給我看看！

芸香 噢！答應了，還不走，又不敢問！

林母 (高聲) 還不走？死了頭快一點！

芸香 今兒個就要走？

林母 唔，現在就走，愈快愈好！

芸香 (有點明白) 噢！要去！

惠敏 不能！媽！不能！

林母 (厲聲) 你少管！

惠敏 (不屈地) 不能！不能！媽！

剛在這時，裏面有人叫：「大少爺回來了！」

惠敏 你聽，大哥回來了！(一招手芸香扶着，她跳起來往外走。惠敏已提一小手包。) 大哥！

惠卿 妹妹，媽！(見這形狀，大為驚異) 啊！——

林母 (冷冷地) 你回來了？很好！(一字一句) 你來得太早，也太晚了！

第三幕

——第一場——

人：

劉晚洲

芸香

劉升

劉若蘭

梁世英

林惠敏

林惠卿

林母

時：

離前幕後一個月——一個嚴冬下午。

景：

劉家的一個小客廳。

這該是一個廂房。靠裏的一半，是一帶落地長窗。窗外是院子，隔窗可以看得見花圃和幾枝開了臘梅花的。裏面偏左是牆，有門通客廳。左右兩邊各有一門，一通書房，一通寢室。

室內的陳設幽靜，清潔，大方。一眼可看出是所謂「詩禮之家」。傢具設置並不多，但安放得頗均稱有緻。一架琴桌上幾疊古書，幾件古玩。牆角安放着幾疊盆景架和花架。除外是日常起坐的靠椅茶几之類。牆上掛着幾幅名家山水短屏。正中有一幅中年婦人的半身畫像也是頗為端麗大方。

幕啓——

是嚴冬的下午，天氣陰沉沉地也看不出是幾點鐘。屋子裏顯得有點暗。正中一個火盆正熊熊的發出火光。
(劉父手裏捧着水烟袋，在室內踱着)

劉父 (踱到窗口，望了望天) 噯，這天，怕要下雪了！(喝了口濃茶，回到火盆邊) 劉升！劉升！

(芸香上)

芸香 老爺！劉升出去了。有什麼事？

劉父 (沒聽見似的) 劉升呢？

芸香 小姐差出去了。老爺，您要什麼？

劉父 你等一下關照劉升，說把我的風帽檢一檢出來，大氅也不要收攏，我還得出去。

芸香 嗯！

劉父 沒有旁的。

芸香 嗯！（要走）

劉父（忽然想起似的）唔——小姐呢？吃了點兒什麼沒有？

芸香 吃了，吃了那麼一點點兒。

劉父 唉，也是孽障！

芸香（喃喃地）老爺——

劉父 唔？

芸香 老爺（隱蓄已久）這樣總不是事呀！小姐回來後，我看她一天比一天瘦了。東西又吃不下，有時

還咳嗽，應該請個大夫來治一治才行哪！

劉父 唔！她又不要意瞧大夫。（稍頓）不妨事的那是憂鬱結於內，傷了肝胃，等一下讓我開一點平肝

通氣的藥帶回來，一方面吃點藥，再讓他們小夫婦倆一言歸於好，就沒事了。

芸香 姑老爺本來很喜歡小姐的，是那老鬼婆——

劉父 唔！事情都是你們這些婦人孺子給弄出來的，俗語說：「病從口入，禍從口出」都像你們這樣

談吐不慎，才惹出許多是非。你怎麼可以叫她老鬼婆！

芸香

劉父 下次不可！

芸香 (點頭) 嗯！

劉父 你去吧！(又叫住) 唔——剛才世英來過？

芸香 表少爺噯！

劉父 人呢？一下子怎麼不見了？

芸香 剛才還在末！他要找小姐，沒見着，走開了。——怕還會來。

劉父 唔，你去叫劉升把他找來，我有話跟他說。

芸香 (知道他有點健忘) 劉升出去了，要不讓我去找一找。

劉父 哦，哦！對那就不用了。劉升誰使喚出去的？

芸香 小姐(輕聲)好像是送封信給姑少爺去的！

劉父 哦，哦，那好。你去把我的大氅整理好。回頭你到書房裏桌子上，有個紙包，也放在一起。

芸香 嗯！(小心地出去)

(劉父把烟筒放下，撥了一撥炭火，又望望天色，好似感慨萬狀，又在搖頭愧腦吟哦什麼)

(若蘭上，較前一幕略形消瘦)

若蘭 爸爸!

劉父 唔，聽說你有點不舒服?

若蘭 沒有。

劉父 不要瞞我，諱病忌醫，是貽害你自己。

若蘭 是沒有。

劉父 那就好!(深思地)唔!你們的事，也應該——(忽然想起)你剛才冇信給惠卿?

若蘭 是芸香告訴您的?

劉父 唔!他們老太太這幾天該和緩一點了吧?

若蘭 (不關切起父親憂慮)唔!(看着外面，輕輕地歎了口鬱氣)唉!

劉父 我看你近來很悲觀!

若蘭 ——(苦笑一下)沒有什麼。

劉父 把椅子搬過來，烤烤火!

若蘭 (搬張椅子，坐近父身)

劉父 (摸摸她的手)冰涼的，應該多穿一點衣服。

若蘭 我的手常是這樣子的！

劉父 你今年是二十一？

若蘭 (不覺好笑) 爸總是記不得我的年紀！

劉父 (突然放聲大笑) 哈哈，所以你爸爸不是一個好爸爸！(轉入沉思) 十五年了！

若蘭 爸是說母親？

劉父 唔！(看着掛在那兒的半身肖像) 你媽死了十五年了。祇留下你！

若蘭 爸爸這幾天也好像很憂鬱。

劉父 不，唔，是的！這幾年來，我不大想起你的母親。這幾天，你回來後，我忽然常想到她。

若蘭 (不安地起立) 這是不肖，連累您老人家爲我憂慮。

劉父 不，我說過，我不是一個好父親。我倒不是爲你而憂慮，唔！該憂慮的，太多了！

若蘭 爸近來又有什麼不如意的事？

劉父 唉！這年頭兒還說什麼！「大盜不死，大難不止！」

若蘭 又有什麼新花樣來逼您老人家？

劉父 有什麼新花樣？其實還不是老文章。你爸爸這一把年紀了，還怕什麼？

若蘭 那一次要不是憑着爸爸這一點聲望地位，早遭了他們毒手了。

劉父 你總還記得，你沒有嫁到林家去的時候，我總是怎樣訓誨你的！「爲人立身，第一要緊是節操！」這節操倒並不是專指你們女子應該遵守，我們男子同樣重要。當初，你母親于歸我家，五年沒有生育。許多人都勸我納妾，就是你母親也勸我收一偏房，我都沒有同意。我總覺得節操是男女雙方面的，而且男子除了男女之間的節操，更重要的，就是對祖先對國家的節操。「小節不遵，大節不堅！」這是我幾十年來信守不忘的道理！

若蘭

（多少想到現在自己的局面，不禁悲從中來）是的，這也是爸爸一生爲鄉里敬重的緣故！

劉父

有一件事，你還不知道。在我心裏隱藏了幾十年了，今天談起你母親，我倒可以告訴你。

若蘭

（奇怪）什麼？

劉父

你坐下，我慢慢兒的告訴你。

若蘭

嗯！（坐下，剛坐下，劉升上）

劉升

（上）老爺！小姐！

劉父

唔！

若蘭

劉升，回來了？

劉升

是，小姐，我已經把信送給姑少爺了。

若蘭

看見姑爺本人沒有？

劉升 見是見到了，我遵小姐的吩咐，在那兒偷偷的等了好一回，等他家的阿桂出來了，我才輕輕地告訴他，叫他請姑爺出來。

若蘭 他出來了？

劉升 出來了，我當面把信交給他。

若蘭 他說了什麼沒有？

劉升 他看完了信，他祇問我有什麼人到我家來過沒有，我說：沒有。他就叫我先回來，他說不定會來！

若蘭 沒有說一定？

劉升 是，沒有。

若蘭 也沒有什麼信交你帶來？

劉升 是，沒有！

若蘭 也沒什麼旁的話？

劉升 是，沒有！

若蘭 （若干失望）唉！

劉升 （半響小心翼翼）劉升有話，不知該說不該說。

若蘭 你說呀（瞧父一眼）你怎麼還是那一套？

劉父 唔，有什麼話，你儘管慢慢地說好了！

劉升 依小的看，林家準出了什麼要緊的事了！

若蘭 (若干關切) 出了事？

劉升 是的，我冷眼看他們闔家都是驚驚慌慌地，我知道準是出了什麼事兒！

若蘭 你沒有問問清楚？

劉升 我偷偷的問了阿桂，誰都沒肯說。

劉父 這倒有點奇怪了！

劉升 後來我問了他們隔壁的史姥姥，她也說沒知道，不過聽說——(不說下去)

若蘭 聽說什麼？你說呀！

劉升 聽說姑少爺已經另外對了親了。

若蘭 (如遭雷擊，但強自鎮定地) 唔，你說下去。

劉升 是她告訴我，說是一位金什麼媽媽做的媒，說妥了黃橋張南山家的姑娘，說是下月十五定盤，

來年春天大喜。

若蘭 (突然坐下，捧着頭)

劉升 劉升就聽到這些，實在不實在可不知道。

劉父 (有點生氣) 你聽誰說的?

劉升 (小心) 姑爺家的隣居。

劉父 (踱着) 這簡直混賬! 唔! 太混賬! 這簡直欺人太甚! 我本來以為祇是你們家庭間偶然的起一點風波, 那是難免的。過些時就會好了, 所以也懶得跟他們去爭什麼。現在這樣, 這簡直是藐視禮法, 惡意遺棄, 我非跟他們去算算這帳不可! 劉升, 你把我的風帽跟大氅拿給我!

若蘭 爸爸, 您老人家先別生氣! 我想——這不會是真的惠卿——他不見得會答應。

劉父 唔! 想起來惠卿也不會那末糊塗! 不過, 事情似乎總得問問清楚。依你看惠卿——

若蘭 (微微搖着頭) 想起來總不會吧!

劉父 那就好, 祇要你信得過他就好了!

若蘭 (煩惱地) 啊! (不安地在室內走着)

劉升 老爺, 您——

劉父 哦! 暫時等一等, 你先去——唔, 我已經對芸香說過了, 你再去替我安排一下。

劉升 老爺還是要出去?

劉父 唔!

劉升 車雇到哪兒? 外面已經下着很小的雪珠了。

劉父 不用，等一下我再叫你。

劉升 是，(小心地下去)

(沉默)

劉父 既然這樣，你也可以不必憂慮。我雖然不是一個好爸爸，有什麼事，我總還可以替你作主。

若蘭 我沒有憂慮！

劉父 那麼好！你坐下。讓我告訴你剛才沒有講完的話，那倒是一件有趣的事！

若蘭 (心不在焉) 唔！

劉父 剛才我說到——哦！你可知道——當初你外祖父配給我的，並不是你母親！

若蘭 (出乎意外) 什麼？您說不是我媽？那是誰？

劉父 而是你大姨媽！

若蘭 (覺得奇怪) 這是怎麼回事？

劉父 說起來好像是一個傳奇。唔，可以寫一本小說，或者簡直可以編一齣戲。

若蘭 (注意地聽他說) 唔！

劉父 你知道你母親是第三個女兒。最初你祖母替我聘定的是你的大姨媽。後來你祖父一死，我們

劉家漸漸地中落了。你大姨媽生成是個喜富厭貧的脾氣，有點嫌我家道貧困了，反說我是個書

獸子，頗有悔婚的意思。

若蘭 唔，大姨媽是有一點這樣脾氣的。

劉父 那時我才二十歲，少年氣盛，說大丈夫何患無妻！立刻把庚帖退回給你外祖父。其中當然還有一點旁的糾紛，倒是（看着畫像）你母親看不過去，不值你大姨媽所爲，說我是個有志氣的人，自願代你姨母嫁給我。

若蘭 （看像）媽真是個了不起的人，尤其在那個時候。

劉父 唔，那時，我當然說不出的感激你母親，加上你母親于歸吾家後，時刻以此事相鼓勵，我也不斷的刻苦努力。後來總算得入仕途，才算替我也替你母親揚眉吐氣！

若蘭 大姨媽該感到有點後悔吧？

劉父 所以後來你母親勸我納妾，我斷然的拒絕，這一方面固然是保持我自己的節操，同時也爲了報答你母親當初的一番好意。（雖然事隔多年，難免有點激動）

若蘭 那當然是應該的！想不到還有這一段，怪不得爸爸從來也不大願意到梁家去。

劉父 （依然感慨）以後我宦途歸來，依舊是兩袖清風，如今倒反而顯得有點老境淒涼了！（含淚聲聲）

若蘭 （趕緊挽救這空氣，很高興似的）不過地方對爸爸是沒有一個不尊敬的。

劉父 也就是這點能略慰我心之處。

若蘭（故意地）這倒真是一件有趣的事，爸爸一向怎麼不說？

劉父 說出來，恐怕你們要對大姨媽生什麼不敬之心，所以我一向沒有說。

若蘭 爸爸真是個忠厚的君子人。

劉父 君子隱惡揚善，爲人第一要厚道。你看古今來多少聖賢大儒有那一個是刻薄氣窄的？聖賢、豪傑、名士、學者，又那一個不是大氣凜然的？「吾善養吾浩然之氣」，讀聖賢書，爲的就是養氣，可笑目下一般所謂名士氣養不好，還自稱什麼學者！

若蘭 爸爸說的都是至理名言。

劉父 我看錯了楊翰章之流，他們也未免把我看錯了。你爸爸一生沒有什麼好處，要有，就是我還懂得「是」是「是」，「非」是「非」，「黑」是「黑」，「白」是「白」。要有誰強要我以「黑」淆「白」，以「假」亂「真」，（激動）那是（一字一句）辦不到！現在他們向我逼，逼，逼，逼到我不能再退半步的時候——

若蘭 爸爸！

劉父（盯着她）你總懂得「捨生取義」四個字！

若蘭（不禁淚下）爸爸！

劉父（冷靜下來走過去拍拍她的肩膀）不要哭！你爸爸從來不悲觀，也望你不要悲觀。林家的事，我相信

你的清白。在這個世界裏，暫時或者會黑白不分，好像在一個深沉的黑夜裏，不過總有會看得出「黑」是「黑」，「白」是「白」的時候來的。最要緊的，倒是自己，拿得穩，站得定。不要貽父母以不白之羞。那末，不說對得起你父親，也算是對得起你九泉下的母親了！

若蘭 您老的意思是——

劉父 你懂得就是了！

若蘭

劉父 (稍間) 剛才芸香說世英找你來了，你爲什麼不見他？

若蘭

劉父 唔？

若蘭 我不願見他。

劉父 爲什麼？

若蘭 不爲什麼，彼此都大了——

劉父 唔，也對。——世英這孩子——身體很壞，人倒是挺聰敏的——唔，年輕人想得太多，不像是個

長壽的。

若蘭

劉父（停了一回）現在跟你說說也不要緊，或者這想法也不對——

若蘭（注意，輕微地）什麼？

劉父 世英是你大姨媽的兒子，因為當初的一段關係，我總覺得他像是我的孩子一樣。——我家沒有一個男孩子，你們兩個人的感情也好，本來我倒有意思把你們兩個人撮合成一對。——就是這孩子身體太壞，加上你大姨媽那點子氣派，才使我冷了這心腸。

若蘭 您爲什麼提起這些事呢？

劉父 當然，現在是什麼也談不上了。——哦，你奇怪我說這些話不是？唔，爸這幾天來，老是想到過去的許多事情，大概也是身體漸漸壞下去的緣故吧！

若蘭 您老自己身體要緊，別爲孩兒太操心。——

劉父 我沒有爲你操心，正因為過去太沒有爲你操過心，使爸現在覺得難受。——唔，我還是那麼說，你爸爸不是一個好爸爸。

（梁世英撩起門簾探了探身）

劉父 唔！劉升，劉升！

若蘭 幹什麼？

劉父 進城去，你的事情我想也得調查調查。

(梁世英進來)

世英 三姨夫！看了若蘭一眼，並點了點頭。

若蘭 (不語，站起來想走)

劉父 唔！世英你來了，剛才到哪兒去了？

世英 沒有到哪兒去，——我在西林走了一轉。(又看蘭一眼)

劉父 你這孩子也古怪，外面快下雪了，也不想想你身體太壞。

世英 ——(不語，祇盯着若蘭)

若蘭 (向內房走去)

劉父 唔——阿蘭！

(若蘭站住)

(劉升上)

劉升 是老爺叫我？

劉父 唔——把帽子手杖大氅，拿給我。再雇一輛車，到東門。

劉升 是(下)

劉父 (對蘭) 今天要是來得及，我想去找一找惠卿。他應該有個辦法。你還有什麼話沒有？

若蘭 沒有

劉父 唔！(略一探思) 好！

(劉升拿風帽手杖大驚上，劉父穿戴，劉升下去叫車)

劉父 (邊穿邊看着梁) 世英你近來身體還好？

世英 還好，謝謝三姨夫！

劉父 不要那末拘謹。年輕的男孩子，活潑一點，常常運動運動，活活筋脈。

世英 是！

劉文 家裏都好？你媽呢？

世英 還好，都好！

劉父 唔！

劉升 (上) 老爺，車雇好了。

劉父 噢！阿蘭，你陪世英談談，你們很久沒見了？唔！自己表兄妹，不比旁人，不必太拘謹。(父下，蘭送出)

外面風大，不要出來了。(下，劉升眼下一)

若蘭 (目送她父親走後，看了世英一眼，拿了桌上的女紅，望內便走)

世英 蘭姊！

若蘭（停住，略一側身，不語，又望內走）

世英 蘭姊，別走，我求你別走。我有話要跟你說。

若蘭（停住，但不走回）

世英（遲疑了一會，下了決心似的）你請坐下好麼？

若蘭（不動）不必。

世英 你聽我說，我有許多話要跟您談。我想了幾天了，我覺得必須要跟你談一談。也許這是我我最

後一次的談話。

若蘭 最後一次談話（自嘲地）已經是好幾個最後一次了！

世英 也許這一次，的確是最後一次了。

若蘭（走回來，可並一定是他那句話的效用）

世英 首先我應該向你抱歉！我不知道該怎麼樣地向你告罪，那一次的事情，——

若蘭（阻止他）這些個，現在都不用談了。

世英 我的過錯連累了你的清白！

若蘭

世英 我真想不到會因此而掀起這麼大的波浪，拆散了你們夫婦，攪和了你們的家庭，在我的良心

上劃上了一道永抹不掉的傷痕。我幾次的想跟林家去說個清楚，說我愛你，但我並沒有沾污了你的清白。可是我不行，我沒有這膽量，第一是我這討厭的家，第二是我這倒霉的病。這些日子來，我是在痛苦的油鍋裏煎熬，——煎個透，熬個乾，倒霉的是我卻熬得不活又不死。痛苦的人倒是常會想起別人的痛苦，我想着冤屈的你的不幸，你的痛苦。我每天早上在太陽裏晒，我覺得對這潔白光輝的太陽慚愧；在夜晚，我常聽着怒吼的北風在申斥我的罪過。我祇有蒙着被想把我這失眠的腦壳敲破。我——

若蘭 好了，世英，你可以冷靜一點！

世英 唔，——是的，我應該冷靜一點。

若蘭 過去的事情，已經過去了。

世英 已經過去了？

若蘭 ——（呆想）

世英 那老太婆會有轉環餘地？

若蘭 （搖着頭）——

世英 惠卿他仍是瞭解你？

若蘭 瞭解了，又怎麼樣？

世英 又怎麼樣？對了，瞭解了又怎麼樣？嘿嘿，哈哈，這是一個奇怪的社會，丈夫愛妻子該是不孝！

嘿嘿——

若蘭 你又來了，沒人那末說！

世英 蘭姊，你以為我不知道？我比誰都知道！你愛惠卿，惠卿也愛你，可是惠卿更愛他的媽，不可以說更愛他自己那個孝順的名譽。所以他沒有勇氣反抗，沒有決心掙扎，他祇能在禮教的魔掌下屈服，叩頭！

若蘭 (有點反感，回戈一擊) 你反抗過來的？

世英 我(氣喪)我……唉！——我們，我們都是——弱者！

若蘭 弱者！

世英 (突然跳起來) 我——我要反抗！

若蘭 (二驚) 你？

世英 你有沒有勇氣？

若蘭 我？

世英 (跳過去，拉着她的手，淚傾流而下) 咱們結婚！咱們一起離開這兒，咱們到老遠老遠的地方去，我要

反抗！我要——

若蘭 (一時氣憤，掙脫手，順手一記耳光) 你瘋了！

世英 (摸着臉，呆了一會，出神地) 你打我你——(突然痛哭起來) 呵天——

若蘭 (懊悔) 世英

世英 (哭) 呵呵呵呵！

若蘭 (含着眼淚) 世英弟！

世英 (慘聲) 姊姊！

若蘭 我——對不起……痛麼？

世英 (依舊掩着臉)

若蘭 不要哭，我不好，——我不應該——打你！

世英 你沒有錯，打吧！你受盡了委曲，這委曲由我而起。你打吧！我決不怨你！

若蘭 唉！我們都是弱者！

世英 都是弱者弱——者！

(沉默)

(若蘭來回踱着，世英呆呆地看着她)

(風聲漸起，天漸暗)

若蘭（走到窗口，看着天色，自語地）來吧！暴風，快來吧！

世英 蘭姊，我問你一句話。

若蘭（依舊不耐煩地走着）你說吧！

世英（吞吞吐吐）你——今後怎麼打算？

若蘭（心不在焉）怎麼打算？什麼打算都好！

世英 那老太婆起過誓，她活着就不許你進林家的門，不許他兒子見你一面！她又在替惠卿對觀，這

些——你真的預備犧牲一生？

若蘭 現在還談不到——你少說這些個好不好？

世英（看着她，無可奈何）唉！

若蘭（走近窗口）誰？惠敏，提着一個箱子！要跑出去，回來對梁？你——

世英（明白）好，我就走。（從客廳門下，若蘭去迎惠敏）

（惠敏在外面叫「嫂子」，若蘭讓着同進來）

若蘭（邊走邊說）妹妹，你怎麼會來了？

惠敏 真想不到不是？

若蘭 嗯！你先坐，烤烤火。芸香，芸香。

惠敏 你別忙，我就得走。我是特來向你告別！

若蘭 告別？

(惠敏剛要答話，芸香上)

芸香 小姐什麼——

惠敏 (敏捷地) 芸香！

芸香 嗯(一呆，高興地) 啊！姑小姐來了！(跳到她身邊親熱地) 姑小姐！

惠敏 (拉着她的手) 芸香，你好嗎？

芸香 我好！謝謝您，姑小姐，您好！你一個人來的？姑少爺呢？您看，我們小姐老惦记着您！

若蘭 (微笑地) 你看，這丫頭你一來就高興，茶也不倒，儘忙着說話。

惠敏 不用，我不喝茶。

芸香 對了，姑小姐，我倒茶您喝。(邊說，邊高興地看着她，才下去)

惠敏 (想起) 芸香！

芸香 (站定) 嗯？

惠敏 無論什麼人來問我，你就說我不在，就說我沒來過。記得嗎？無論誰！

芸香 爲什麼？

惠敏 你別管。假如我家有人來，你先來告訴我一聲，就是姑少爺面前也不能說！

芸香 (笑着) 姑小姐做事，常叫人弄不懂。(下)

若蘭 剛才你說告別——到哪兒去？

惠敏 (搖了搖頭) 到哪兒還說不定，不過到了那一個地方，我會有信來告訴你。

若蘭 還沒定你一個人？

惠敏 不，我們很多人。

若蘭 媽知道你走？

惠敏 ——

若蘭 (知道有異) 她知道？

惠敏 沒有！

若蘭 (吃驚) 沒有你大哥呢？知道沒有？

惠敏 現在大概知道了吧！我留了封信。

若蘭 (着急) 那怎麼行？

惠敏 不行也得行，我——不得不走了！

若蘭 爲什麼？

惠敏 原因也很多，第一，我這個家就不能再待下去。媽自你走後，更有點變態，一面忙着替大哥另行對親，又把我的婚期提早到今年年底。

若蘭 在你媽也是一番好意，你該忍耐一下，慢慢兒的再想法子！

惠敏 (住視了她一會) 你這話是從心裏說出來的？

若蘭 怎麼啦？

惠敏 好吧，我走了，再會。

若蘭 (攔住) 妹妹，你別誤會。

惠敏 嫂子，我是個很直爽的人，我不會扭扭捏捏地客氣，也許是我的確有點孩子氣。我要說的，我說出來，我要做的，誰也阻攔不了我。

若蘭 (頗爲尷尬) 我沒有阻攔你，你別誤會。我當然同情你的。

惠敏 所以我說，你現在得到這樣結果，給你的教訓還不夠？你同情我，你知道誰對誰不對，然而你却幫着他們說話！你這樣，大哥也是這樣。自己受夠了痛苦，叫別人也跟着忍耐，爲什麼呢？自己願意犧牲，就算了，還勸別的不願意犧牲的人也跟着你們犧牲，又爲什麼呢？舊禮教的罪惡是從你們這種人身上暴露出來，但也從你們的身上得以維持下去。

若蘭 (痛苦地) 妹妹，你——太不懂得我的意思。

惠敏 我懂。好吧，就算不懂。過去我們總算相處得不錯，我要走了，又順路，我來看看你同時也勸勸你。
大哥是個無主見的人，你要挽救你自己，你自己先得換一種生存的方法，堅強起來！

若蘭 我——謝謝你的好意。

(芸香拿茶上)

芸香 姑小姐您用茶！

惠敏 謝謝你，芸香。(起身)好了，我該走了。

若蘭 怎麼這樣匆忙？不，你明天走！

芸香 對，姑小姐，住幾天走。

惠敏 不行，還有人在等着我。

若蘭 誰？

惠敏 好幾個人。

若蘭 是些什麼人都是你的——

惠敏 同學——

若蘭 (遐想地) 唔！

惠敏 嫂子，這一分別之後，倒是不知在哪年哪月才能見面了。大概我是要等到「天亮」了之後才

會回來了。

芸香 (不懷她們的話，睜着大眼瞧着她們)

若蘭 天也不知什麼時候才亮，我能不能等待到那個時候？

惠敏 不要說那樣的話！我們還年輕，爲什麼不能等待？

若蘭 (拉住她的手) 你一定要走！

惠敏 唔——我也非走不可了。(輕聲)我實對你說，我在這兒很危險，我的兩位同學不幸——這也
是逼我走的原因之一。

若蘭 (半驚恐地) 哦！

(劉升的腦袋在外面一晃，芸香看見了)

芸香 劉升伯，什麼事進來好了。

(劉升進來)

若蘭 唔！

劉升 小姐，姑少爺來了，在那邊客廳裏，他要見您。

若蘭 他來了？

惠敏 大哥來了唔——

劉升 這一位是姑小姐吧？怪不道姑少爺問我說他妹妹來過沒有，我說沒有來過，却不道是在這兒。
我沒知道。

惠敏 你沒對他說我在那好極了。嫂子讓我躲一躲。（對升）你還是說我沒在（提着箱子望蘭的書房

門下）

劉升 是，（問蘭）您出去還是請姑少爺進這兒來這兒暖和些。

若蘭 好吧！

劉升 是！

芸香（高興地）姑少爺來了，就好了！

若蘭 芸香，你下去看看廚房裏有什麼菜。

芸香 呀（下）

（若蘭鎖定了下自己）

（惠卿上，比前憔悴）

惠卿 若蘭！

若蘭（半背着她）你總算來了！

惠卿 你怪我麼？你知道媽——不許我見你。

若蘭 (揮一揮手) 別說了,你先坐下,烤烤火。——我爸爸今天出去了。

惠卿 我不是找你爸,我另外有點事情。

若蘭 那末,你找我來了?

惠卿 我順便看看你來了。

若蘭 (頗爲傷心) 那你另外找誰來了?

惠卿 你可知道妹妹走了!

若蘭 (裝做不知) 你說的是惠敏妹妹?

惠卿 唔,她留了一封信,走了。

若蘭 ——唔,她倒解放了!

惠卿 你不能那麼說。

若蘭 你早就應該防備了,你不是說他早晚要飛走的?

惠卿 想不到會那麼快,那末突然。——她沒有來過?

若蘭 ——唔!

惠卿 唉,真急死人了,媽逼着我一定要找回來。他說我一定知道她走。

若蘭 突然的走,總有一個原因!

惠卿 今天她又跟媽吵了一場！

若蘭 她們吵也不止一次了，怎麼會突然的走呢？

惠卿 唉，媽這幾天情緒也不好，老是嘮嘮叨叨地數說惠敏，說早一昨選日子把她送到趙家就完事。妹妹可一聽趙家就生氣，跟媽頂了幾句，回房留了封信就走了。唉，這孩子也是那麼個脾氣。媽逼着我找，叫我到哪兒去找？她真的沒來過。唉，那真是沒地方可找了。說不定她會來，她來了，你無論如何拉住她不要讓她走，來通知我一聲。唉，到哪兒去找呢！（站起，不安地）

若蘭 （沉住氣）你就走？

惠卿 嗯！不去找她回來，我得給媽逼死。

若蘭 你就沒有旁的的事情，旁的話說？

惠卿 （低了頭）有什麼話，往後再說吧！（想去）

若蘭 （氣極）好，你走吧，你走吧！（傷心地倒在椅上痛哭起來）

惠卿 （回來，走近，她半響，怯弱地）蘭，這又爲什麼呢？

若蘭

惠卿 你知道媽的脾氣，你也知道我的處境，你還不能原諒我麼？

若蘭 我不能原諒你？你要我原諒你到什麼程度？你說！我爲了原諒你，我忍受了侮罵，讓你母親罵，我

爲了原諒你，我無聲無嗅的離開了你們的家，我爲了原諒你，我阻過了父親找你們說話。我含着眼淚，我忍着羞恥，我抱着委曲，把一滴一滴淚望肚裏嚥，一口一口血望肚裏吞。我哪一點不是爲了原諒你？我還懷着希望，我抱着空想等待着光亮，等着天明，到現在我才知道是一個夢，完全是一個夢！

惠卿（痛苦地）若蘭，你又何必要把一切創痛重新溫說一遍呢！

若蘭 我是重新溫說一遍。溫說多了，也許會慣了，忘了。然而可怕的，倒是舊的創痛沒法兒溫說，新的却不斷的增加。

惠卿（憐怯地）你要我怎麼辦呢？在這種情勢底下。（低沉）——我現在深悔我輕易地答應媽結了婚——也真不懂，當初死命地要我結婚，現在又要我們離開，這心情我怎麼樣也猜度不出來。——是爲了我們太親愛了？（輕）我愛你——不說假話，我也愛我的母親，她是個可憐人，十七年來扶養我們兄妹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是我不懂你們倆中間有什麼永遠不能調和的？你們之間總是永遠地隔着一道不可捉摸的牆。永不瞭解，永遠誤會，永遠看不見對方真正的人影兒。

若蘭 是我誤會她，還是她誤會我？

惠卿 當然，這很難說，人與人之間總是那麼複雜的，我不能說出究竟誰對誰不對。

若蘭 好吧，那末你去遵守你母親的教訓，做一個千古揚名的孝子。反正她已經給你對了一門好親事。

惠卿（慚愧地，好像對自己說）哪兒真會有這樣事。

若蘭（氣極）你還想瞞我？

惠卿 你不要太折磨自己！——

若蘭（傷心透了）惠卿！我錯看你了！我總以為你祇是為人忠厚一點，懦弱一點，心地却是好的；却不知道你這樣卑鄙，這樣無義，跟着你的媽，有計劃的壓迫我，排擠我，遺棄我，欺騙我。你騙我回家，你騙我等待你媽回心轉意，可是你們却偷偷摸摸地再去欺騙別人的姑娘，你——呵，我不忍把你罵成世界上最卑鄙的人，可是你自己摸着良心想一想！

惠卿（含着眼淚）若蘭！

若蘭 你可還記得有一天我們在一個小山脚下的一條小河邊，你說過些什麼話？「你是我心尖上的一朵永不會謝的桃花，」我們還比着那池塘裏的一對永不分散的鴛鴦。你向我說過多少甜蜜的情話。沒上一年，永不會謝的桃花謝了，永不分散的鴛鴦散了，一切甜情蜜意恩愛話全成了小說書上寫着騙人的漂亮名詞了！

惠卿 若蘭，你不要說了，你不要說了。我有嘴，不能辯白我自己。我有心不能挖開來給你看。我不瞞你，

媽是在替我另行對親，可是我沒有忘記你。你把我說得那樣卑鄙，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聽到有人這樣罵我，而這罵我的却是我認為最瞭解我的你。我還說什麼？我還有什麼說的？做人做到像我這份樣子，也算是「自作孽，不可活」，我可以死，不過我一定得讓你明白我這顆心，是在怎麼樣的境况裏煎熬。（悲慟地）『皇天在上，我林惠卿對你，你要是存絲毫欺壓之心，我是（顫抖地）不……會……好……的！』（放聲痛哭）我是……不會好……死的呵……呵！』

若蘭（感動）惠卿……呵（二人相抱大哭）

（惠敏上）

惠敏 大哥！

惠卿 啊你……你在這兒，那還好。走，你害我找得好苦呀！走。

惠敏 走到哪兒去？

惠卿 回去！

惠敏 大哥，你也勸我回去？

惠卿 你不回去，那叫我怎麼辦？

惠敏 爲了要卸脫你的關係，就忍心把我推進火坑去！

惠卿 這怎麼叫火坑。

惠敏 不是火坑，難道還是天堂？你是天堂裏，你幸福？你知道我嫁到趙家去後，我跟那小子的感情還比你跟嫂子的感情更好？

惠卿 你不能光想一面，你沒有替媽想一想，她爲我們，費了多少心血，多少——
惠敏 不用說了，我早就仔細的想過了。

惠卿 媽已經是那麼大年紀了，你那能扔下媽一個人走？

惠敏 生在這個時代有什麼辦法！（間）她譬如把我嫁了不是一樣？

惠卿 哪能這樣譬如？

惠敏 不能，那就沒有辦法！人太爲別人打算，祇有毀了自己。你是講忍受講犧牲的，有代價的犧牲才叫犧牲，像你那樣，也算犧牲？

惠卿 你不能叫我爲難。你跟媽說明了！我不管。

惠敏 （不理他）對不起，嫂子，我們再見了，我祝你奮鬥成功。

惠卿 你不能走，不能走！

（惠敏要下，芸香上。）

芸香 （多少有點慌張）小姐，老太太追來了，還有那個壞，壞東西。

（惠敏要衝下，被惠卿攔住）

惠卿 媽來了糟糕，你看你——

(林母，應金耕上)

惠卿 (窘) 媽！您怎麼來了？

若蘭 (輕輕地) 媽！

林母 哼！

金耕 哦，都在這兒，好極，好極！姑媽，您瞧，我沒猜錯吧？您瞧惠卿弟跟惠敏妹妹（一看惠敏對他睜大了兩

個眼睛在瞪着他，不禁摸了摸臉皮，不說下去了，乾笑幾聲）嘿！嘿！嘿！

林母 唔！(目光不住的向各人臉上掃射)

(沉默——)

惠卿 (尷尬)

若蘭 媽，您請坐，烤烤火，外面很冷吧？

林母 (不動) 謝謝你，劉小姐，我怎麼敢當你的媽呢！嘿，嘿，嘿——(一陣難堪的強笑)

惠卿 (不寒而慄) 媽！您別生——

林母 (慢聲慢氣) 喔，你倒還認得我是你的媽啊？媽說的話，就跟放屁一樣，不用理，啊？

惠卿 您先別生氣，您聽我說——

林母 唔！我哪敢生你們的氣。你倒說，你幹嗎到這兒來的是找你妹妹來呢？還是瞧瞧你那心上人兒來的？

惠卿 我實在是找妹妹來的。你不信，問妹妹。

林母 嗯，你拿準你妹妹在這兒啊？在家爲什麼不說！

惠卿 我拿不準，我試着來瞧瞧！

林母 順便也就來瞧瞧你的心上人兒？

惠卿 (低頭) 我沒，沒這意思！

金耕 (竇交情) 對對，姑媽，惠卿弟說不過是爲了找妹妹吧了。嘿，您可別錯怪了他。

林母 那末找着了，爲什麼不就回來多談一回兒知心話還是(陰沉)商量商量怎麼樣安排我這老

太婆？

惠卿 媽！您爲什麼總要這樣想！

金耕 對了，這不會的。——至少惠卿弟是不會的！

惠敏 (看不過去，挺身而出) 媽！我有句話問您。

林母 (盯她一眼) 嘿，大小姐，你還有話跟我說？

惠敏 自然有。今天趁着大家在這兒，倒是個機會，不妨大家坦白的談一談。

林母 談一談？

惠敏 唔，不過，在未談之前，有一個先決問題。這是我們家庭內的家務，俗話說，「清官難斷家務事」，何況這官又不見得清！所以（較高）不是我們這家庭以內的人，請！

金耕 （知道是對付自己）好，好好對對，我這就走！姑媽，您多坐回兒呀！這怨不得我，回頭別說我替您老人家辦事，辦了一半，丟手不管呀（裝走）

林母 慢！我沒有叫你走！

金耕 姑媽，你姪兒窮雖窮，可從來不作惹厭人兒，您沒嫌我多，可有人嫌多着我啦！我走，我走。

林母 （厲聲）你是聽我的話，還是聽誰的話！

金耕 我當然聽您老人家的話！

林母 那不得啦，待在這兒看誰有本領把你攆走！

金耕 是，是，是（得意）我想總有人的吧！

惠敏 好，他不走，我走。（提着箱子走）

林母 站住，你到哪兒去？

惠敏

林母 拉住她。金耕，攔住她！

金耕 (阻怯地) 是(要攔她)

惠敏 (放下箱子) 你敢!

金耕 (趕緊捧着臉) 噯這這不下我的事!

林母 怎麼啦!你這樣怕!

金耕 (哭喪着臉指指壞眼睛,指指手,意思是動武) 這,我不行!

林母 惠卿攔住她,走了,你担代!

惠敏 媽!我要去,攔也攔不住的!

林母 好!你這賤東西,本來預備回去跟你再算帳。你要在外面丟臉唔?你的翅膀長成了,不要我娘,什麼都跟人學會了,啊!別人家是不要臉有野漢子,你也有野漢子跟着跑?我林家的臉一個人丟了,還不夠,還要你這小娼婦來替我丟盡好的,好的!我死給你們看!你不要走!我死給你們看!等我死了你再走。

惠卿 媽!

林母 (厲聲對卿) 別管我!

惠敏 您先別又來這一套!走我是走定了!

惠卿 惠敏!

林母 啊！又來這一套！什麼一套！天哪！你爸爸在世的時候，也沒說過我這種話呀！現在要你來教訓我！天哪！報應呀！想起來我林家沒作什麼孽呀！（拍手拍脚的哭了起來）

惠卿 媽，有話好說，別這樣，妹妹終究還是小孩兒脾氣。

林母（馬上收住哭）小孩兒脾氣都是你們教的好榜樣（又哭）我林家素來門第清白呀！却不道一着錯，着着錯，對了一門好親事，如今弄到這步田地呀！丟盡了我林家門上的臉呀！

若蘭（忍了半天）媽有話說明白了，別話裏帶刺！

林母 什麼，我教訓我的女兒教訓不得了！嗜好大的脾氣，劉小姐，對不起，打攪了你府上，好，回去，回去！若蘭 不是這麼說，我說什麼事情大家可以講講明白，不要弄得疑神疑鬼。好在我表弟今天也在，可以把他找來！

林母 好了，好了，青竹竿兒，攪糞坑，越攪越臭，說它幹嗎！

若蘭 事情應該弄弄清楚，這與人家的名譽攸關。

林母 嗜好名譽攸關，好漂亮的詞兒！名譽，我看見（看應一眼）別人也看見——

金耕（趕緊接）對對，那一天我也看見。

林母——還有什麼名譽不名譽！

若蘭 那是你們弄錯了！

林母 自然是弄錯了，要是跟人家睡在一床，看見了，也一樣可以說弄錯了！

若蘭 (氣得發抖) 你——你說話要有分寸！

林母 說話沒有分寸倒還不要緊，做事沒分寸可要不得！虧你說還有臉叫人有分寸！真是——不要臉！

若蘭 (含着眼淚) 誰不要臉？

惠卿 好了，好了，大家少說一句——

林母 你要臉？——那自然有人不要臉！咳！按理說，人人要臉，樹樹要皮，可是天下就多着不要臉的人，幹着不要臉的事！

若蘭 (哭了) 你——你——(氣得說不出來)

惠敏 有理的，就可以平心靜氣的講——

林母 (指桑罵槐，爆發在她身上) 你這死娼婦，死不要臉的爛貨！偷漢子騷貨！還裝清白！離間我們母子，拆散我們的家！你這死不要臉爛舌根的死濫貨！

惠敏 (反抗地) 媽！

若蘭 呵！(掙着臉衝到門外去)

惠卿 若蘭若蘭媽！你少說一句好麼！

林母 你去你去！你儘管跟她去！不要來理我！

惠敏 嫂子！嫂子！

惠卿 惠敏你去看看！

（惠敏急追出去）

（惠卿想走不敢。母裝着氣喘）

金耕 怎麼啦！姑媽您怎麼啦？

林母（氣喘）呵呵！呵呵！我活不長了！我活不長了！

惠敏（在外）大哥！大哥！快來！不好，嫂子不見了！

惠卿 啊，不見了？（追出去）

林母（站起，不氣喘了）惠卿，惠卿（恨恨地）這死東西！

第三幕

——第二場——

人：

若蘭

惠卿

惠敏

林母

劉父

劉升

農民漁夫數人

時：

景：

緊接第三幕——當天深夜到黎明前。

同序幕

幕啓——

是一個深沉的冬夜。北風銳厲而悽切的刮着。天空中飄洒着銀片似的大雪。石橋、常綠樹以及頹了枝葉的山槐野楓的樹幹都披上了一層晶瑩的白雪。

怪鳥偶然凍得發幾聲怪叫，夾着淒切的風聲，更是陰厲。除外，遠處寺院中傳來幾下幽鬱的鐘聲和陰沉的皮鼓。

風雪不斷地在吹，飄。

舞台上幽暗地，祇有晶瑩的雪花反映出一點光亮。

一陣幽遠的聲音，像叫魂：「若——蘭！若——蘭！」隔了一會又叫：「若蘭——」由遠而近

惠卿

（上衣衫有點不整，身上有幾處泥跡，神經過度緊張後的疲乏，提着一盞紅燈籠，像叫魂似的）若——蘭！

……若——蘭！……若——蘭！（過橋而去）

（風聲）

（大雪）

惠敏

嫂子！——嫂——子……：——嫂！（沒有過橋，望別條路去了。）

（風聲）

(大雪)

(一個黑影從另一面上。頭髮披亂，身上全是泥跡。走着蹣跚的步調，兩眼直瞪瞪地像一個幽靈，孤魂，嘴裏在喃喃地唸着什麼，聽聲音，知道是若蘭。)

若蘭 (喃喃地) 是神仙——美境。(看了看四面) 你看，這暖和的太陽……這撩人的春風……這青

翠的果木……還有桃花……桃花，桃花呢？桃花呢？還有，鴛鴦，鴛鴦到什麼地方去了……

(像跟一個人說話) 什麼？死了沒有，沒有，還活着不……唔——天太黑，看不見——天爲什麼這

樣黑？——黑得討厭！黑得可怕！——天怎麼還不亮？夜已經很長了(企求)天，快亮起來吧！我要看

一看桃花，我要看一看鴛鴦！——夜，太長了，太長了！天，依舊沒有亮——啊！什麼？——噯——天，總

是要亮的！——可是，太慢了，我——怕等不及了！

(遠處在叫魂似的喊：若——蘭！若蘭！)

若蘭——什麼——誰在叫我——是，是野鬼(像看見了什麼似的)啞——不，我不，我不。(她退後，退後，

退到後面無可再退了給脚下的石頭一絆) 啞(尖銳的叫了一聲，跌在地上，昏迷了)

(風聲，大雪)

(蒼老的聲音叫：若——蘭！阿蘭)

劉父 (叫着由遠而近) 阿蘭，蘭兒！(上，劉升提了一盞風燈扶着他。在這裏照了一照，望另路而去) 阿若蘭——

兒！

(風雪更猛)

若蘭

(漸漸地蘇醒過來，她慢慢地爬着，爬着，總於爬了起來。搖搖幌幌的走了幾步，又摔倒了。她又慢慢兒地坐了起來)怎麼這是什麼地方——呵！好大的風雪！好大的風雪！(站起來)下吧！吹吧！……誰？……誰在那裏叫我？……唔……不是我聽錯了……我是個被人遺棄了的人！他們不會再來理我——走吧！——吧！……走到哪兒去？回家……家不是是牢籠，是地獄，是冰山……跟這兒一樣，沒有一點光，沒有一點熱，沒有一點愛……到哪兒去……走吧……走吧！走到哪兒就哪兒——(她慢慢地又走上橋)(一陣風刮得她索索地抖)啊！好冷呀……不行！我走不動，走不動了……我在這兒等等吧！……等到天亮了再說。天總是要亮的，——天亮了，我要看看桃花，還看看鴛鴦。(又是一陣尖厲的風把雪捲起半天裏)呵！冷啊……我的骨頭快凍斷了，我的手僵冷了。我的……(突然恐懼)我怕等不及了！(哭)呵！我等不及了，我等不及了……下面什麼聲音呀……水！水……那麼深，那麼冷……跳下去就完了……什麼？死？我不死，我不願意死！呵！我不願意死！(伏在橋欄杆上痛哭)

(幽遠的聲音，已經噤了。若——蘭若蘭！)

(一個影子從老遠過來)

聲

(低啞地)若蘭——喂！橋上有人麼？——是若蘭？

若蘭

——
(失望)不是唉!

若蘭

——
(上混身是泥，燈籠已滅，繼續呼喊) 若——蘭!

惠卿

(自語)誰在叫我?

若蘭

(走近她)是你呵!若蘭(要擁她)

若蘭

(呆呆地望着他)你是誰呀!
若蘭!若蘭!是我!是我!我是惠卿，你怎麼啦，不認識我了!

若蘭

你——(仔細辨認) 惠卿(突然)呵!倒在他懷裏放聲痛哭

惠卿

蘭，回去再說，回去!

若蘭

回去?——回哪兒去?
先回你家裏去!

若蘭

我的家?——不，我沒有家，我沒有臉回家……我沒有家!

惠卿 那末回到我的家裏去！

若蘭 你的家？——不是！是牢籠，是地獄，是冰山！我不回去！

惠卿 若蘭，若蘭！可憐的蘭，你醒醒，醒醒！

若蘭 不，你去，我很好！你去，你，離開我！

惠卿 什麼，離開？

若蘭 唔，咱們得離開，也不得不離開！

惠卿 不，不會，蘭，我們死也要死在一起！

若蘭 （怪異）什麼？你說什麼？死？（突然駭怕起來，緊緊地偎着卿）喲！我不死，我不死，我不願意死！

惠卿 是的，不死，我們不會死，我們還年青，不會死，我們要活下去的！

若蘭 （鬆弛下來）活下去？（自語）活下去！

惠卿 是的，活下去！

若蘭 活下去？還是像昨天樣的活下去？還是像今天樣的活下去？

惠卿 這個——

若蘭 還是受不完的磨折，嚐不完的辛酸，遭不完的痛苦。——就是爲着這些活下去？

惠卿 不會的，蘭，媽對你是一時的氣忿，她不會恨你到底的。她一定會回心轉意的。

若蘭 一定會（搖著頭）

惠卿 況且，蘭就算媽對你有什麼不好，還有我在，我——我仍是愛着你的！

若蘭 你的愛不，你——沒有愛。

惠卿 你還不信我？

若蘭 唔，你的愛是附屬在你媽的愛上的，你也祇能愛你的媽，也應該愛你的媽！

惠卿 自然，我也愛媽！這有什麼關係呢？

若蘭 有關係的，你是你媽的兒子，你不是我的丈夫！

惠卿 你的意思我真不懂！

若蘭 你不懂，你媽一定懂！

惠卿 好了，在這時候，這地方，……咱們回去再說吧！回去，回去吧！

若蘭 我不了，你去，你回去吧！

惠卿 不，我們一起回去。——我們一起！

若蘭 我們一起？

惠卿 我們一起，以後我們永遠在一起！

若蘭 死也願意在一起！

惠卿 唔！死也願意在一起！（忽然感到）什麼！你——（闖向他點頭）不，不能，闖——你不能！

若蘭 我——

惠卿 不，若蘭！擁着她！你別想這可怕的念頭！我是愛你的，我永遠愛着你！你到什麼地方，我跟你到什麼地方！你上天，我也上天，你入地，我也入地。拉車，縫窮，要飯，我們都在一起，你快別想這糊塗念頭。你答應我，蘭，你答應我！

若蘭 （瞧着他）——

惠卿 你爲什麼不說話？你答應我，答應我！我願意離開媽，祇要你答應我，不再想這糊塗念頭！你說呀！

——你點點頭。

若蘭 （瞧着他半響，點點頭）

惠卿 （高興）那末，咱們先回去，你看，風雪這樣大。你看你凍得發抖，走吧，回去！

若蘭 回去不——不能！（突然看見了什麼）喲！你看，那是什麼？

惠卿 （一驚）什麼？沒有？

若蘭 （假着他）你看——張着血盆似的大口，瞪着銅鈴似的眼睛——喲！是媽，不是……是……是……鬼！

惠卿 鬼？（汗毛直豎）沒……沒有你，你別嚇唬自己！

若蘭 我看見了。她瞪着可怕的眼睛，露出兩個大牙……她她在罵我——罵我不要臉，呵呵！我不要

臉！

惠卿 若蘭！若蘭去！去！你……你……

若蘭 你看她來了！……來了！……（緊緊兩個相抱着，慢慢向後退）披着頭髮，——伸着長舌頭。啣！

惠卿（也恐怖地）在，在哪兒？……沒有若蘭，若蘭去！回去！回去！（要拖着她走）

若蘭 聽，那是什麼聲音？鬼叫？

娼婦！

（遠處傳來叫幽魂似的喊着「惠——卿！惠卿！」「惠卿」還隔着罵聲！這害人的死東西這不要臉的死

惠卿 啣！

若蘭 是誰？

惠卿 媽找來了，咱們走吧！

若蘭 走哪兒去？

惠卿 回去！

若蘭 回去？

惠卿 唔！快走！

叫聲 惠——卿。……惠——敏！惠敏（漸近）

惠卿 趕快走！趕快走！

若蘭 我不去，我不去！

叫聲 惠——卿……惠——敏！這死東西，爛娼根！

惠卿 媽來了，媽來了，快！

聲 惠——卿……惠卿！

惠卿 (不期然的答應了聲) 嚶！

聲 誰？

惠卿 我，我在這兒，媽！

聲 還有誰？

惠卿 若蘭也在這兒！

聲 好呀！你們又偷偷地在這兒說情話！好不要臉的死娼婦……我來饒你別走！別走！

若蘭 (要走)

惠卿 (拉住她) 不要走，若蘭不要走！

若蘭 (一急，掙脫他的手，跨過欄杆，望下一跳，哄咚一片水響)

惠卿 (急切沒抓住，慘叫) 若蘭——若蘭！(黑黝黝地看得出她在水中掙扎) 若蘭！(他也跨過石橋望下一跳。又

是哄咚一片水響！

林母 (上,拿着一根手杖,提着一盞燈) 惠卿! 惠卿! 什麼誰跳水(急忙忙趕到橋上,一照河裏) 啣! 救命哪! :

救命哪!

(一陣狂風,把燈吹滅,舞台上全暗)

(後面燈光漸明,漸強,舞台上祇看見一個個黑影在移動)

(劉父,惠敏,和林母呆立在橋邊)

(以下的動作,在極慢的情調下進行)

(舞台寂靜)

(漁夫甲乙拿着火把緩慢的走上)

(後面四個鄉人擡着二個屍體,上面覆着黑布,緩慢地擡着上來)

(遠處傳來沉鬱的鐘鼓)

(林母呆呆地僵立在那裏不動)

(兩個屍體慢慢地擡到台中)

(林母顫抖地,搖幌地走到屍體邊,揭起黑布)

(舞台寂靜)

(遠處傳來悽涼的鐘聲)

(林母伏屍而哭)

(大家低頭)

(燈光漸暗)

(遠處的鐘鼓)

——幕下——